



馬克斯遺稿
鄒隱鍾譯



自印

馬克斯著

自
由
易
問
題

天津市人貿書館
藏
書
記

鄒鍾隱譯

日譯者例言

這本書是馬克斯於一八四八年一月七日在布魯塞爾 Bruxelles 民主主義協會會議席上演講的「自由貿易問題」(Discours sur la Question du Libre-échange) 法文原著翻譯過來的。曾經 Silvain Bonnot 的監修當作節本收入國際社會黨圖書館的第二分冊用爲馬克斯著「哲學的貧困」(Mémoire de la Philosophie) (一九二三年巴黎第三版) 附錄第三。從來日本翻譯這本書都是由恩格斯的德譯本重譯的。現在直接由法文原文翻譯刊行，想必值得一讀。

這裏我把恩格斯在英譯本上所寫的一篇長序一併翻譯過來。這篇序論不單說明了馬克斯關於自由貿易問題所說到的事情，並且把當時歐美資本主義各國內關於自由貿易及保護關稅的實況，根據豐富的材料加以說明。所以我們有了

這篇序論就可按照具體的實例，一一去理解馬克斯的言論。

馬克斯在「經濟學批判」的序言裏，特別提出自由貿易問題及共產黨宣言，作為唯物史觀達到一般的結論的當時，他所發表的許多著作之中的代表。從這一點看來，要研究唯物史觀完成馬克斯的思想，這本自由貿易問題也是提供重要材料的東西。

最近在日本有一部學者及實業家設立自由通商協會。不過自由或保護這兩個問題，目前的情形已不成爲商業政策重要問題了。如果現在還成爲問題，就是叫地下的馬克斯再起來說話也是枉然的。

譯者例言

十九世紀中葉的布魯塞是國際運動的大本營，在這裏當時有一個民主主義協會，馬克斯爲要拆着這個協會的組織作基礎，爲要纠正這個協會的旨趣意見，當時在這個協會裏講演。這篇自由貿易問題就是他在這裏講演中最值得注意的一個題目。

原來自由貿易問題是歷史進程上必然遇着的一個難題，自產業革命以後，採用關稅政策與極端的保護貿易主義之貨幣積蓄的商業資本，一變而爲需要自由貿易政策新興工業資本，資本主義已進入產業資本主義之第二發展階級了。試看產業革命策源地的英吉利隨着這歷史發展之必然結果，陸續生出大產業制度及工業都市；如倫敦，利物浦，曼切斯特等大都市，在一八〇一年至一八四

〇年之問，人口既已增至二三倍，生產力也得到異常的增大。於是英吉利的製成品不得不向大陸諸國謀輸出，並向大陸諸國購買工業所需的原料了。但是為地主階級防止穀價跌落之穀物條例，必然地增高勞動階級的生活費，從而就與要求減少工資的新興企業家階級的利益不能並容。故穀物條例的廢止和自由貿易的實施必然地為產業資本階級對地主階級，即自由貿易主義對保護主義政策之中心問題了。

這樣一個激烈而嚴重的政爭問題，馬克斯究竟有種什麼意見呢？想在且把馬克斯在他的講演末尾一句引來看看，就可以明白了。他說：

「商業的自由銅鏡促進了社會革命，只有站在這種革命的意義上我是贊成自由貿易的。」

至於恩格斯的一篇長序和本文的重要，日譯者已經說得很簡要而且詳盡

了。

最後我把最近俄人李亞爾諾夫發見地馬克斯遺稿附在後邊。因為這篇遺稿的內容非常豐富，可以作為馬克斯經濟學的全骨子，其中關於工資，利潤，競爭，恐慌，舉凡一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組織及生產關係諸法則，及其必然的結果，莫不有精深的討議，雖是用極簡單的公式摘列出來的。並且這篇遺稿又是他當時作為出席講演的預備草案。有了這篇遺稿我們就可知道當時的馬克斯根據歷史的眼光推測今日社會一點也沒有錯誤。我又可以根據其資本主義生產法則推測出未來的必然結果。

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

自由貿易問題

四

「自由貿易問題」英譯序論

恩格斯

一八四七年冬稍，自由貿易會議在布魯塞(Brussel)開幕了。這個會議，就是當時英國製造業者所鼓動的自由貿易運動上一個戰術的行動。自一八四六年穀物條例廢除以後，因此而在國內獲得勝利的製造業者，現在正向歐陸緊逼，就是為的要求英國的製造品可以自由輸入大陸的大市場，而以允許歐陸

穀物自由輸入英國而交換條件，馬克斯在這個自由貿易會議演講者名簿上簽了名，不辛，正中預料，尚未輪馬克斯的名上來這個會議就在辦理結束了。因此，馬克斯成了這樣的僵局，就是不得不把他在自由貿易會議席上關於自由貿易問題所要說的話，拿來在一個國際團體之布魯塞民主主義協會會議席上來說了。馬克斯乃是這個國際團體的副會長之一。

自由貿易抑保護貿易這個問題，是現在美國日常所談論的事，要想馬克斯的演說之英譯本發行出來而有用，還須我寫篇序論上去呀！

馬克斯說：「保護貿易制度是製造工場主的，是擣取獨立勞動者的，是使國民的生產手段及生活資料資本化的，而且是把由中世紀的生產樣式（1）進到近代的生產樣式的推移，強制的使之縮短的人為手段。（2）馬克斯所說的這種制度是最初十七世紀的保護貿易制度而照舊的存續於十九世紀的，當時的保護

貿易制度被歐洲西部各文明國家認為正當的政策，只有狹小的德意志聯邦諸國和瑞士是例外，這些國家也並不是不喜歡這種制度，乃是因為這種制度不能適用於那樣狹小的領土的緣故。

(1) 馬克斯的原文為「古代的生產模式」

(2) 卡爾馬克斯資本論 3, 242.

近代產業制度——用蒸汽生產的——為什麼獨於十八世紀的最後三十年，幾乎在英國孕育發展起來。就是因為保護貿易的撫育。而且恰巧法國的革命戰爭幫助了一成，好像僅只保護貿易的力量還不充足一樣，使英國確立了新生產方法的獨占。英國的軍艦，在二十年之間，把英國產業上的競爭者，從他們各自的殖民地市場禁絕着，同時，為英國的商業而強制的使這些殖民地開放，南美的殖民地一個一個脫離了他們歐洲母國的支配，所有為英國所吞併之法國及

荷屬的富庶殖民地，以及行將歸服的印度，這些廣大領土上的住民，都作了英國製品的顧客。於是，英國在國內實施了保護貿易，更在海外強制所有的顧客自由貿易，而且英國在戰爭終了的一八一五年，承受這兩種制度適當調和的福音，竟掌握了一切產業部門的世界貿易之實質上的獨占。

這種獨占，在此後相繼的數年間，更為擴大而強有力了，英國在戰爭中所佔的地位，一年一年離出發點遠了，就是牠所佔的地位與一切競爭者所佔的地位愈隔遠了。這種地位是什麼？就是製造品的輸出分量，須得不斷的增加，成了英國的生死關頭的問題，並且認為妨害這種輸出的，只有兩件事，就是別國禁止或保護政策的立法。和對輸入英國的原料品及食料品的課稅。

因此，古典派的經濟學者——即法國的瓦格物 *Wagener* 及其後繼者英人亞丹斯密 *Adam Smith*——的自由貿易論在當時博得大名。

雖使國內的保護貿易制度，能夠打倒一切的外國競爭者，並使賴以生存的輸出擴大，也爲製造業者所不取。享受國內保護制度的利益的人。只有食料品及其他原料品的生產者，——那是說在英國當時的狀態之下，將領地租的土地貴族，——等農業關係者。這種保護制度對於製造業者是有害的。因爲征收原物料品的關稅，使他們所製造的物品的價格抬高起來，因爲征收食料品的關稅，使勞動的價格抬高起來，以這兩種保護關稅的方法去和外國的竞争的抗衡，就使英國的製造業者陷於不利了。並且因爲其他各國輸送到英國的以農產物爲主，而由英國輸出的是以製造品爲主，所以情願廢除英國對於穀物及一般原料品的保護關稅，同時，對於其他各國，要求廢除，至少也要減輕征收英國製成品的輸入稅，以作代價。

英國的產業資本家，事實已經是國民指導階級，在當時他們階級的利益，

是以國民的利益爲依據的。但經此長期的論戰之後，英國的產業資本家，畢竟占了勝利，土地貴族不得不降伏了，穀物及其他原料品的關稅廢除了。自由貿易成了當時的口號。至於使其他各國站在自由貿易的福音，使英國變成偉大的工業中心，把其他各國當作牠的農業從屬區域，這些事是英國的製造業者及替他們辯護的經濟學家所擔任的第二步工作。這個時候，正是布魯塞會議並馬克斯準備這個演說的時候。馬克斯一面承認保護貿易在一定的情形，譬如一八四七年的德國，是於手工業資本家有利的，一面他又證明自由貿易不僅是使勞動忍受一切痛苦的萬能藥，並且能使勞動者的痛苦加重。最後，他是站在原則上贊成自由貿易的。他認爲自由貿易是近代資本家生產的常態，只要在自由貿易之下，就能使蒸氣，電氣，機械等類的莫大的生產力充分的發展。但是這種發展的進程愈是急速，則其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會越發充分越發早早的實現。計

會就分裂為兩個階級，即這邊是資本家階級，那邊就是工業勞動者階級。一個階級是世襲的富裕，另一個階級是世襲的貧困。供給超過需要，市場不能容納不斷增加的工業生產物。繁榮，供給過剩，危機，恐慌，慢性的沉滯及產業的漸次恢復，——不是永久改善的徵候，而是更新發起的生產過剩與危機的先兆——不斷的返覆循環。簡而言之，因為生產力加速的發展，所以發生了一種反抗社會制度的作用，正和在一個難耐的桎梏之下，要發生作用一樣，這種反抗之唯一的解決方策，就是社會革命。即是把社會的生產力從時代腐化的社會秩序的桎梏之下，並且把真正的生產者，即大多數的勞動者從工銀奴隸制下，解放出來。而且自由貿易是為不可避免的社會革命，這個歷史上自然的趨勢，創造許多條件之經濟的媒介物。這是馬克斯之所以讚成自由貿易的唯一原因。

雖然如此，英國在獲得了自由貿易的勝利相繼數年之間，根據牠的事實，可以看出所謂繁榮的市況之紊亂秩序的期待。英國的商業，以其分外多的金額，在世界市場上獲得產業的獨占，愈看愈覺得強固了。新的鍊鋼廠和新的織物工場蓬勃勃勃的開設起來了。新的產業部門在一方面成立起來了。於是一八五七年深刻的危機到來了。畢竟仍為自由貿易戰勝了，貿易及製造業的前進，不久再又活躍起來了。但是，一八六六猛烈的恐慌發生了。這個恐慌，正是劃分世界經濟市場的一個新出發點的東西。

英國的工業和商業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六年之間之所以不能併行發展的，無疑的，最大的起因就是撤廢了食料品及原料品之保護關稅。但這不是原因的全部，促成牠的，還有其他許多重大的變動。在上述的年代裏，世界的流通媒介物的確增加不少了。

金鐵的發見，並且開採了。到了這個時候，可謂蒸汽運用在其他一切運輸機關的最後勝利。現在海上運輸則以汽船代替帆船，一切文明國家的陸上運輸，鐵佔了第一位，碎石敷的大道佔了第二位，並且比從前加速了四倍，運費又低廉了四倍。在這樣有利的情形之下，運用蒸汽的英國工業，以犧牲其他各國筋肉勞動的家內工業，而發展自己的支配手腕，這是不足怪的事。但是其他各國能夠儘管這種變動是怎樣，他們仍是跋扈在世界市場的英國之下，作牠的農業從屬國家，而謙讓的服從嗎？

其他各國一定不肯讓牠這樣下去的，法國約在英二百年之間，把牠的工業安置在禁止和保護的堅密的壁壘背後，掌握了英國所不與爭的奢侈品及玩飾品的霸權。瑞士則完全的自由貿易之下，占有英國不及競爭的比較重要的工業，德國則以比歐陸任何大國的關稅更為優越的自由的關稅，用英國尚為不及的速度

度，使他的工業發展。而且向來專靠自己的資源的美國，在一八六一年南北戰爭時，也不得不找出適應製造品的急切需要之方法了。於是，美國就是創設自由的工業於國內，戰爭所需要的，隨着戰爭消滅了。但是新起的工業存續了，而且不得不和英國的競爭應戰了。而且雖是在這樣的南北戰爭後，不過四十年之久，這塊地方的三千五百萬人民增加了一倍，可是因為具有莫大的資源，更加鄰邦國家都是以農業為主的，所以這些人民的主要消費物品，是不仰給外國的工業的。然而，無論平時戰時，那種不可避免的明白的命運，終竟是要到臨的，這種見解，是美國所熟識的。因此，美國為保護貿易論者了。

已經是十五年以前的事情吧！我和哥拉斯哥的一個商人，他是對於鐵商頗有閱歷的人，一道乘車旅行。他一面談着美國的事情，一面問我古代的自由貿易。他說：「假使有個不同美國人那樣罪過的商人，把在英國稀少的物品，

以同普通物品一樣低底價格賣出，豈不覺得是對於土著的製造業者徵納貢物嗎？」其次，他又把美國人是怎樣為少數的貪婪的製造業者之致富，而承擔多額的負擔的事，舉出例子來告訴我。我答他說：我覺得這個問題，尚有另外的一種觀察法。照先生所知道的，美國具有的資源與便益，如就石炭，水力，鐵及其他礦炭，低廉的食料品，本國產的棉花及其他原料品上說，是歐洲各國所不能比肩的。如果這些資源開採，就不能使成為工業國，而且在今日的時代，無論怎樣大的國民，不靠本國的工業是不能生存的，何況美國那樣龐大的國民，單靠農業生存，當然是不行的，並且必定使美國宣告永久野蠻和劣等狀態的。這怕也在先生的洞鑿之中吧！因此，如果美國要想成為工業國，如果美國不止繼承他們的競爭者的地位，並要超越這種地位以上去抓着特別的機會時，那麼，有兩條道路可以通行，即是，設使五十年間在自由貿易之下，趕快

繼續的進行，那種曾經在百年前左右對抗過英國製造業者的高價爭戰，否則，藉保護關稅，設使在二十五年間，——剛剛經過了這二十五年之後，就會使牠渡海而來，推入世界市場，這是絕對可信的——和英國結交共計，這兩條路，任取一條。至於這兩條路，究竟那一條路最為妥當而且便益呢？這還是個問題。如果先生想由哥拉斯哥到倫敦，雖然先生可以乘坐每哩一辨士車費的，每小時走十二哩速度的車子，但是，先生的時間要緊咧！恐怕要乘每哩二辨士車費，每小時走四十哩速度的車子，不會乘坐那個慢的車子了。因此，美國人情願付快車的價錢，用快車的速度前進。這個蘇格蘭的自由貿易論者，一語不答。

保護貿易是個製造工場主的人爲手段，所以，不但有利於尚未完全發達而與封建制度競爭的資產階級，並且，像美國那樣完全不會知道封建制度的，斷

已進入由農業變為工業的必然行程底國家內，漸漸抬頭的資本家階級，也要沾受牠的助力，美國既是占有這種地位，決計是讀成保護貿易的。美國為實行這個決心，我和同伴的旅客所談的二十五年，想必是要經過的，如果我的話不錯，那麼，保護貿易為美國完成這種工作是當然的，現在却漸成為有害的東西喲！

我有時會持着這樣一個意見，在兩年前左右，我和美國的保護貿易論者談話說：「設使美國闖入了保護貿易，我相信十年之內會在世界市場上打倒英國。」

保護貿易至多是個未完成的推進機，所以諸君決不知道牠什麼時候會消滅，諸君因為保護一種產業，就直接的間接的妨害了其他一切的產業，因而這些被害的產業不得不加保護了。但若保護這些被害的產業，則最初被保護的產

業又受害了。因此，又不得不加以保護，但若這樣一做，又是與從前一樣，及於其一切產業的反動，這樣，又不得不予以救濟，事實是如此循環不已的。美國在這一點上，就保護貿易斷絕重要產業命脈底最上方方法，提供我們一個可考的實例。一八五六年，合衆國的海上輸入總額爲六億四千一百六十萬四千八百五十元美金以上，這個總額中，百分之七五·二是用美國船舶運輸的。僅只百分之二四·八是用外國船舶運輸的。當時英國的海洋汽船就快要蚕食美國的帆船了。在一八六〇年，海上貿易的總額爲七億六千二百二十八萬八千五百五十元美金，其中用美國船舶運輸的還有百分之六六·五。自南北戰爭開始了，並美國的造船業加了保護，這種方策所得的最大效果，只是把美國的旗艦幾乎完全從太平洋驅逐出來了。一八八七年，全合衆國的海上貿易總額爲十四億零八百五十萬二千九百七十九元美金，但是在這個總額中，僅只百分之三·八

是用美國船舶運送的，百分之八六·二是用外國船運輸的。用美國船所運輸的貨物，在一八五六年為四億八千二百二十六萬八千二百七十五元美金以上，一八六〇年則為五億零七百二十七萬六千七百四十六元美金以下了。四十年以前，美國旗艦為英國旗艦最危險的競爭者，但到現在，英國旗艦駕凌太平洋，美國旗艦行將絕跡了。所加造船業的保護，就是殺退海軍和造船業的利器。

『日報者註』『美國原來是靠美國底大規模生產出來的廉價造船材料的輸入以營造船業的，但是，這種造船業加以保護就英國的造船材料，征收輸入關稅了，這樣一來英國的材料就不輸入了，其結果使美國的造船業不得不使用國內高價的材料，因此，對外競爭上既要失敗，國內造船業亦不能支持，這就是殺退美國海軍原因。』

再就另外一點說：生產方法的改善，在今日是非常急速的變壞，又使全產業部門完全突變，所以，昨日的保護貿易還是均衡着的，今日却已不同了。

試看一八八七年美國財政部秘書處年報所舉的一個實例吧！

「用來梳羊毛的機械近年改善了，而在商業上可以看出毛線織物的性質一都變更了。後者是用來綁衣服的，大都要以毛織物代替了。這種變化，加了這種（毛綫製）貨物的國內製造業者一個重大的損失。因為，雖說他們必須使用的羊毛所課的關稅，與用作製造毛織物的羊毛課關稅是同一的，但是，後者所課的關稅率，在牠的估價每磅未超過八十分的時候，每磅課三十分，相應於其價格之百分之三十五。反之，毛線織物所課的關稅，在其每磅估價未超過八十分的時候，是往來於每磅十分至二十四分之間，相應於其價格之百分之三十五。由這種情形，使用於製造毛線織物的羊毛所課的關稅，有時超過其製成品所課的關稅。」這樣一來，昨日的保護貿易是為保護國內產業的，今日却已變成了外國輸入商的護身符。尤其是財政部報告這樣說：「由這一點看來，要是

關稅再不修正，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毛線織物工業不久就要絕跡了。」（同書十九頁）然而要修改關稅，你們必須開始有紀律的運動，使上下兩院以至國內的輿論同意於你們的見解。不過問題就在能否這樣做去的一點上。

但是保護貿易有個最壞的地方，就是如果把牠一旦確立，後來再想廢除牠就不容易了。安排公正的關稅固然難，但是要恢復到自由貿易則更難。要英國幾年之內完成這種變化的許多事業，恐怕是再也沒有的事。況且英國還是一八二三才開始鬪爭，一八四二比爾關稅(Peel's Tariff)纔是胡克森(Huskisson)倡關稅改革的政治家的成功。而穀物條例的廢止更為後數年的事，其次，對於綢緞物工業（尙為恐嚇國外競爭者的唯一東西）的保護，延長了幾年，到保護關稅廢除以後，又用另外一種極其卑劣的方法加以保護，即是，雖然綢緞物工業以外的織物工業，實施了制限婦女與兒童的勞動時間的工場法，但是綢緞物

工業，對於一般的規定，准予不少的例外，比其他的織物業更能使用未成年兒童從事長時間的勞動，僥幸的自由貿易論者，他們犧牲英國的兒童健康，新創一種不與外國相結托的獨占。

然而無論那個國家，要使牠的工業的全部門，在公開的市場上等待不顧外國競爭的時期到來，而由保護貿易向着自由貿易移轉，還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這種變化的必要，會在期待的幸運狀態尚未得到以前就發生的。這種變化又會隨着時代的不同，產業的互異而發生。而且因為各種產業互不相容的利害關係，會引起是否有利的爭論和議會通過運動的陰謀或議會的結黨。機械家技師及造船業者，因為給製鐵業以保護，使他們的物品價格非常抬高，然而僅只爲了這個緣故，也許他們就會注意到他們的輸出貿易要被阻害的事例！棉織物製造業者因爲對紡織業加以保護，他們就必須支付高價購買棉線，否則，也許可

以找出一種方法來將英國製棉布驅逐出中國及印度的市場以外咧！當國民產業的某部門，完全征服了國內市場時，在這個時候，輸出是不可缺少的東西，在資本家的社會生產內，產業是會擴張呢？抑是會縮退呢？產業是不許停滯的，擴張一停止就是崩壞的初期，機械及化學的發明之進步，不斷的替取人類勞動，並且因為資本不斷的激急的增加和集中，在沉滯的各種產業上造成勞動者和資本的供給過剩，即是，因為在其他一切的產業部門所生同一的過程中，到處都是無標準的推銷供給過剩。至於國內交易向着輸出貿易的推移，遂成為有關係的諸產業之生死問題了。但是這些產業還是以為用保護貿易去和別的產業的既得權對抗，比用自由貿易妥當些而且有利得多。因此，惹起自由貿易論者與保護貿易論者之間的長期普遍而強烈的論戰。在這個戰爭裏任何方面的指揮者，都是不久就由直接有關係的各個人之手，移到職業的政治家之手，這些

治家政不是來解決問題的，他們是專利用照舊未解決的既成政黨黨徒。而且損失了時間，精力及貨幣的結果，只得着有時一方有利，有時另一方有利底返覆妥協而已。而且，除非嚴格的——尤其是在那個時候的保護貿易，如果他們的國民不剛復的時候就可更換，雖同現在美國的情形差不多——向自由貿易的方向推移。

然而保護貿易有一種最壞的地方，這是在德國看得出的。德國也是在一八一五年以後纔感覺得要便牠的製造業更為迅速的發展了。但是第一個條件，就要廢除德意志諸小聯邦所制定的關稅網並許多雜稅的立法而創設國內的市場，換一句話說：即構成德國關稅同盟，這就是說：與其保護國內的生產，不如把自由貿易作為增加一般歲入的基礎，我就能實現。別的條件是不能勸誘諸小聯邦加入同盟的。德國的新關稅於是在若干產業上加了保護，但當這個新關稅實施

之初，就是自由貿易立法的一個典型，雖然一八三〇年以來無時不有德國的大多數製造業者藏藏烈烈的要求保護貿易，但是新聞稅仍不失其為典型。然而在這種極端自由的關稅之下，不但依靠手工業的德國家內工業，被運用蒸汽的英國工場摧殘無餘，並且由筋肉勞動到機械勞動的推移和變遷，在德國也漸次進行了，以至現在幾乎完全成功了。德國之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移，也在同步調進行。而且一八六六年以後，正湊巧，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之設立，保障產業規制法及通貨，重量，尺度統一之聯邦立法機關，及最後，法國賠償金數十萬佛郎的流入，等等政治事件為之助力。於是，一八七四年德國在世界市場上的貿易，要占英國的第二位。（註）而且德國在製造工業上及交通機關上使用的蒸汽力，比歐洲的任何國家為多。以至今日，如果這是強國，縱令英國的產業怎樣占着優越的魁首，也還能在公開的市場上與英國作有定向的競爭，這個證

明定可成立。

〔註〕一八七四年一般輸出入貿易在數百萬元美金以上的國家如下表：

大英帝國

三三〇〇（單位百萬元美金）

德 國

二三二五

法 國

一六六五

合衆國

一二四五

當其時，戰線裏突然起來變化，我們以為由由貿易現在在德國更為必要時，德國忽然變成保護貿易論者。這種變化自然是糊糊塗塗無從說起。當德國為農業輸出國的時候，全農業關係者是不亞於全海運關係者之熱心自由貿易論者，一八七四年德國雖是有所輸出，但大夥穀物是仰賴外國的。恰恰在這個時候，美國的穀物開始向歐洲澎澎湃湃的輸送，凡屬這種供給所及的地方，就減

少了靠土地所生的貨幣即地租，在這一瞬間，全歐洲的農業關係者就開始要求保護貿易了。德國的製造業者無時不憂汎濫的輸入過剩的痛苦，這是由於法國賠償金數十億佛郎流入的結果。一方英國因其貿易自一八六六年的危機以後，呈現慢性的不振狀態。故以國內賣不出的貨物及海外不能賣高價的物品，盡量的充滯到能夠接近的一切市場裏去。此後德國的製造業者首先覺得不要靠輸出，保護貿易是保障自己國內市場的排他供給之一手段。政府則完全在土地貴族及大地主之手，所以專為地主和製造業者而設保護關稅，而不顧地租收受者的利益的，至一八七八年極端保護的關稅，是為農業物品和製造品雙方制定的。

其結果，以至近來德國製造品的輸出，竟以國內消費者作有直接犧牲。這樣一來，到處形成了「聯合」或「合同」以規制輸出貿易及生存自身。德國的製鐵

業大部分爲少數大股份公司所掌握，而這些公司能生產德國平均消費所需分量之四倍的鐵出來。爲避免不必要的彼此間之競爭起見，這些公司組成一個合同，作爲交換契約，並且規定在某種情形之下，應由某公司作事實上的供給。但這種「合同」數年前英國的製鐵業者也會協定過的，可是現在已經沒有了。同樣

諸炭礦山（每年約產三千萬噸）因爲生產契約和供給物及價格之規定，也形成一個合同。而且德國的製造業者都是異口同聲的說，只有保護關稅能使我們把自己不低價賣給外國的損失，在國內收回來。不但如此，這種對於製造業者極不合理的保護制度，不會使他們隨着給與產業資本家的賄賂，以支持地主剝奪他們更爲暴虐的獨占。不但年年增加農產物的輸入稅，並且，尚在地主計劃中的某地方經營的產業，積極的由國庫加以補助。不但是對於甜菜糖製造業加

以保護，並且以發出獎勵金的名義給他們以莫大的金額。照識者的意見說起來，即今這種製造業者把所輸出的糖完全投入海底，也能領受政府的獎勵金。同樣馬鈴薯製酒精釀造業，由於最近法令的結果，也得每年由公衆的懷裏拿出約值九百萬元的贈品給他們。而且德國的東北部所有的地主不是作甜菜糖製造者，就是作馬鈴薯製酒精釀造業者，無怪乎這個時候國內的生產物有如洪水逆流一般。

這種政策無論在什麼情況之下總是不行的。但是，爲使勞動低廉而在中立的市場上維持牠的地位之以工業爲主的國家是例外。德國的工資，因爲人口（不僅僑民急速增加）的過剩，所以雖在繁營期間，飢餓的程度仍是有增無已。但如保護貿易能使一切物價騰貴起來，工資亦必隨之漲高。德國的製造業者在這種情形之下，就如現代的合理化一樣的極力宿知勞動者的工資，用以填補物

品價格低廉的損失，這種事情早就被驅逐市場以外了，現在更不可能的。保護貿易在德國慢慢成為斷絕生產金印的鴉鳥之命脈的東西。

法國也是吃過保護貿易制度的苦頭的。因為這種制度在法國經過兩世紀的長期間沒有危害什麼，所以幾乎成爲國民生活的要素了。現在却變成有害的東西了。製造方法之不斷變化乃是日常的事情。因之塞了保護貿易的道路，現在的紗織物如天鵝絨是用精製過的棉絲製成的。因之法國的製造業者對於棉絲要支付保護關稅，還要充分的幫付牠的價格的成本和政府抽收的輸出稅等款項，也不得不服從這種無理由的欺騙手段。因此天鵝絨製造業者就改業了。照以前所述的，法國的輸出是以奢侈品爲主的，這些物品爲法國人自己用作玩飾品的仍爲外國所不及。然而我以爲全世界上，這種物品的主要消費者還是近代暴富的人們。他們這些暴富者，既沒受教育，又不知什麼是藝術，故於德國的手工製

品較英國的機工製品為合格，並且往往把這些物品當作真正的法國產物，用分低廉的價格賣去。因為除法國以外都不能製造的奢侈品的中心市場狹小起來，所以法國底加工製品的輸出，不過忍痛耐苦而已，不久一定衰退。法國以什麼物品代替這種行將滅亡的奢侈品的輸出呢？如果選擇得出某種能夠代替的貨物，那唯有使法國的製造業者，叫他們離開住慣底的溫室空氣再到與外國競爭者相競爭的場所去醉心於自由貿易之一法。事實上法國的一般貿易若果因為一八六〇年的哥布頓條約(Gobert Treaty)向自由貿易的方向趕超不前，馬上就會畏縮下來。然法國的一般貿易因續已壞，故尚須一服比較強烈的強壯劑之必要。

至於俄國幾乎無效果可言，俄國的保護關稅——蓋因俄國的保護關稅之收入，不得不接收人家用俄國賤價的紙幣以代現金繳納——因為要納貢給缺乏貿

易上必需的現金之貧乏政府，所以不見有什麼效益。但當這種保護關稅把外國貨物完全驅走了以完成其開稅的使命之日，正為俄羅斯政府破產之時。除非當時的政府據這種關稅能使俄國無須仰給於外國的食料品，原料品，精製物品和工藝品而完成自足自給的國家，把這種希望擺在人民的眼前，纔能使人民樂於保護貿易信仰逃出這個世界以外而孤立的俄羅斯的幻影的人類，正和所謂爬進第一號店舖裏，不知有地球儀天體儀普魯士地的普魯士愛國中尉同出一轍。

現在再回轉來談美國，保護貿易為合衆國作了不少的事，但若廢除的豫告下得愈早，則有利於一切黨派的徵候愈多。這些徵候中之一個，是形成保護產業內部的「聯合」與「合同」以充分的利用保護產業既得獨占權。現在「聯合」與「合同」全然是亞美利加式的制度，牠們在開拓自然的資源時，一面訴着不平，一面却是一般的服從。賓夕爾法尼亞州的煤油供給其所以變形為美孚煤油公司

的獨占業的，完全是切合資本家生產方法的行動。但若製糖業者想把國民所屬與的對外競爭之保護，變形為對國內消費者即對已受保護的同一國民之獨占，這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大製糖業者創立一個此外不足注目的「合同」。然而砂糖「合同」不是這許多種類之中唯一的東西。保護貿易中這些合同之形成，使保護制度完成其目的而漸漸變更其性質，牠已經不是保護對待外國輸入商的製造業者，而是保護對待國內消費者的製造業者的，至少是在特種關係部門內，雖然不是全部，也得充分的製造工場主，這件事是證明投入工場主錢袋的現金正與德國的情形相同，視若投入溝道的現金一樣底一個最確實的證據。

美國也是同別國一樣，因為國內的議論認為自由貿易單只有利於英國，所以堅持保護貿易。但是有一個恰好相的例證，英國現在不單只是農戶和地主一個一個變成保護貿易論者，就是製造者們也漸漸變成保護貿易論者了。一八八六

年十一月一日曼却斯特商業會議所——自由貿易論者曼却斯特派的根據地——上討論一個提議案，即是「其他諸國民以英國的自由貿易作模範去試行，徒勞四十餘年毫無成績，所以本會議所認為這種事應該再事考察的時期已經到來。」這個決議案為二十二票與二十一票之比，否決票數之多，豈不可驚嗎！這個會議還是在占過世界市場優越地位的，現在尚有議論之餘地的，英國產業唯一部門的木棉工業的中心地咧！當其時，發明的守護神雖是在特種部門的，也都由英國跑到美國去了。木棉紡績機的最新改良品，幾乎完全從美國出發，而且除了曼却斯特而外沒有採用過的。在一切發明品上，美國獨占魁首，另一方面，德國則佔據着第二位席以與英國相肉搏。在英國的自己產業的獨占無望恢復，雖是競爭者漸漸發展，英國則已相對的衰退，然而英國還是切盼着曾經夢想過的『世界的工場』成功，不願陷入許多工業國中之一的地位咧！那些知道藏匿於

「公平貿易」和報復關稅的假面具之下保護貿易，除了四十年來的自由貿易之外，找不出救濟方法的人們的子孫，現在還有人熱心為他們祈福的，就是這種危機的最後的掙扎。當英國的製造業者開始覺得自由貿易慢慢會使他們消滅，須要靠政府的保護以與外國競爭者相對抗時，恰恰正是應該捨棄今後無用的保護制度，以圖報復那些以英國自身的武器——自由貿易，來與行將凋敝的英國產業的獨占相搏戰的競爭者底仇恨的時候。

但是，照前面所說過的，抓着保護貿易是很容易的，可是再想把牠取消就不容易了。雖然立法機關因採取了保護貿易制度創出莫大的事業，但是立法機關對於保護貿易是負了責任的。而且我們不知這些產業——種種產業部門——都在盡精鍛伍準備以與公開的競爭者相對抗例！某種事業是需要保護貿易扶助的，可是有些事業已經不需保護貿易扶助了。這種地位的異同會引起向例的議

會通過運動底剝策，並且牠們自身只要自由一決定了就可確證，定和一八四六年頃英國的綢緞工業一樣，毫無顧及的武斷的定奪擴張保護貿易。這是現代社會情形之下不能阻止的。而且在原則上只要這種變化——保護貿易到自由貿易的變化——一決定，就不得不屈服於自由貿易派的利用之下。

自由貿易抑保護貿易這個問題，完全是現代資本家的社會生產制度的運動。因為這個緣故，對於我們希望廢除這種制度的社會主義者是無直接的興趣的。但是間接於我們也沒有興趣。這就是說：我們唯有希望現在的生產制度能夠自由的而且急速的發展，擴大。蓋因伴着這種發展和擴大而起的就是牠的必然的結果，並且是生產過剩的結果。這種發展和擴大一定會破壞這種制度又使經濟現象發展。即是說這種生產過剩，同時促起恐慌時期的供給過剩；否則發生慢性的事業停滯。社會則分裂為兩大階級，一方是少數的資本家階級，一方

是世襲工資奴隸的多數勞動階級即無產階級。這種無產階級的數量伴着新的節約勞動機械不斷的代替勞動而日漸增加，簡而言之，社會走到窮途，因之要免除這種危機，除了完全改造形成資本家生產制度的經濟構造之外別無他法。馬克斯在四十年以前就從這種見地作更進一步的觀測，而且因為這個緣故，占在資本家的社會急速的走到盡途的觀點上，占在原則上，他是贊成自由貿易的。然而如果馬克斯基於這種根據而贊成自由貿易，然則現在社會的支持者就沒有一種理由來反對自由貿易嗎？如果自由貿易是促成社會革命的，然則一切善良的人民就不作保守的思想而不贊成保護貿易嗎？今日如果英國採取了自由貿易也不一定就是社會主義者所喜歡的。因為自由貿易成為產業資本家的必要物，所以不為社會主義者所歡迎。但是，把期待社會終了的欺人之談，來使社會主義者排斥自由貿易擁護保護貿易，這樣的事情是與社會主義的前途有不少

傷害的。保護貿易是製造工場主的人爲手段，從而又是製造工銀勞動者的人爲手段。諸君不要偏袒一方面而不助成另一方面。工銀勞動在到處都是追隨資本家之後，他們如荷那士（Horace 拉丁詩人——譯者）的憂鬱的心痛一樣是坐在騎手的後邊，不能駕駛向着自己預定的方向走去。人們不能逃脫的命運，換一句話說，人們不能避免自己行動的結果。在使用勞動者的生產制度內，財富是伴着使用勞動者數量而增加的。但是這種制度不得不增加工銀勞動者階級，即担负他日破壞這種制度的命運的階級。未到那個時候以前，完全不要退縮，你們必須使資本家制度的發展漸漸前進，且須使資本家的財富之生產，積蓄，和集中並伴此而生的革命階級的生產急進。隨便諸君是試用保護貿易或自由貿易，結果總是一樣的。而且到了那個最後的日子，那怕諸君還是留在從前的猶豫的期中，也會生同樣的結果，因爲在那個日子未到以前，保護貿易早已成爲那些國家，想抓着世界市場的機會的國家底難堪的桎梏了。

自由貿易問題

馬克斯

一八四八年一月七日在布魯塞爾民主主義社會會議廳
上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講。

諸君：

英國穀物條例的廢止是十九世紀自由貿易所獲得的最大勝利。無論那個國家的製造業者們所提倡的自由貿易，多半是注重穀物及一般的原料之自由貿易的。『征收外國穀物以保護關稅，是一件不名譽的事，是一件不顧民衆飢餓的事。』

低廉的食物，高昂的工資，(Cheap food, high wages.) 僅只爲了這件事，

英國的自由貿易論者化費數百萬金。而且他們的狂熱早已擴大到歐陸他們的同志去了。通常，致力於自由貿易論的人，是為改善勞動階級的狀況的緣故。

但是，說也奇怪！隨便你怎樣為民衆得到低廉的麵包而努力的工作，可是民衆絕無謝意。英國的便宜麵包是和法國的賤價的政府一樣不名譽的。在民衆的眼裏看來，那些盡忠的人們如布林格（Blenner），布萊特（Bratt）之輩，是他們最大的仇敵，是完全無恥僞善之徒。

英國自由黨與民主黨之爭，就是用自由貿易論者與憲章運動者之間的戰爭為名的，這是誰都知道的。

試看自由貿易論者是怎樣向着民衆表白他們鼓舞勞動者的善良的意圖吧！

他們向工場的勞動者所說的話是這樣：

「征收穀物的關稅，就是課的工資的稅，這種租稅由你們繳給大地主節

中世的貴族，就是你們的遭遇之所以貧困，這也是由於生活必需品價格騰貴的緣故。」

再就是勞動者反向製造業者這樣問：

「最近三十年來我國的產業達到最大的發展，而我們的工資比穀物價格的騰貴呈着更為急速而遙遠的比例下落，這是什麼緣故呢？」

誠如你們所說的，我們繳給地主的租稅，每個勞動者每週約需三辨士。然而手續工的工資，在一九一五年至一八四三年之間，是從每週二十八先令跌到每週五先令，機械工的工資，在一八二五年^{*}至一八四三年之間，是從每週二十先令減到每週八先令呢。

在這個整個期間中，如你們所說的我們繳給地主的租稅的部分從來沒有超過三辨士。次之，在一八三四年的時候，麵包非常便宜，商業呈着興旺的氣象

時，你們所告訴我們的是什麼呢？若說你們是不幸，這是因為你們所養的小孩太多，而且你們的結婚數比我們的產業生產得更多咧！

這是當時你們所告訴我們的話，一點也沒變更。但是你們將要造出新的救貧法，設立工作房——這個無產階級的牢獄。」

製造業者對於這段話的答案是這樣：

「不錯，勞動者諸君，決定工資的不單是穀物的價格，而勞動者之間的競爭也有決定工資的力量。

但是還有一件事要仔細思想看，即是我們的土地不過由於岩石和泥砂構成的。恐怕你們不會那樣幻想把穀物栽在花瓶裏使之生長吧！所以，如果我們捨棄農業而專從事於商工業以那種投放在不毛之地的資本與勞力的浪費，那麼，全歐洲的工廠將要倒閉，而英國將形成一個工場的最大都市而把其餘歐洲

全土作物的農業區域。

製造業者們一面對勞動者這樣說着，一面受中小商人下面這樣的質問：

「如果把穀物條例廢除了，的確，我們的農業就要破壞，但是，雖可使外國來購買我們工場的生產品，却不能使外國的工場倒閉呀！」

其結果究竟怎樣呢？我們將要失去我們住在農村的顧客，而且國內的商人將要失掉他們的市場。」

製造業者背着勞動者來回答中小商人說：

「關於這一層，請你們把責任放在我們身上吧！一旦穀物關稅廢除了，我們就可以從外國輸入比較低廉的穀物，如此，我們將要減縮工資，同時，在我們去購買穀物的國家內，工資就會提高起來。

因此，我們除了既已享受的利益之外，更要享受低廉工資的利益。並且我

們由於這些利益，就很容易使大陸各國來購買我們的貨物。」

現在有若干佃農及農業勞動者加入這派的議論。

「然則我們怎樣辦呢？」這些佃農及農業勞動者說。

「我們可以支持對於我們賴以生存的農業所下的死刑之宣判嗎？我們可以忍耐着讓人奪取我們腳下的土地嗎？」

穀物條例廢止同盟(Anti-Corn-Law League)懸賞徵集三篇講述廢除穀物條

例及予英國產業上有益的影響之論文用作一切的總解答。

這種獎品為霍普(Hope)，莫斯(Mouse)，格勒格(Greg)三個人所得。他們的論文傳遍在各農村的有幾千分冊。

其中受獎之一人，極力的證明因外國穀物自由輸入而受損失的，既不是佃農，又不是農業勞動者，只是地主承租肥了。

他大聲的喊着：英國的佃農們，不要害怕穀物條例的廢止！為什麼呢？因為沒有那一個國家能夠生產像英國那樣質良而價廉的穀物來的。

因此，即或穀物的價格低落下去，這是不能妨害你們的。為什麼呢？因為這種穀物價格的低落，只能影響到使地租低落，產業上的利潤和勞動者的工資是不受什麼影響的。仍是原封原樣不變的。」

第二個受獎者莫斯先生主張相反，他認為穀物條例廢止的結果，將使穀物的價格膨貴，他勞心費力的證明保護關稅不能保障不牽累穀物的價格。

他為堅持他的主張起見，舉出這樣一個實例來：就是每當外國穀物輸入的時候，英國的穀物就很顯著的膨貴起來，而每當穀物很少輸入的時候，英國穀物的價格特別跌落下去。這位先生却忘記了輸入並不是穀價高漲的原因，而穀價高漲纔是輸入的原因這一回事。

並且他與他們得獎的同伴完全相反，他肯定的說穀物價格的騰貴是於農業勞動者雙方有利的，却於地主是無利的。

第三個得獎的格勒格先生是一個大製造業者，而且他的論文是為對着大個農階級寫出來的。是不和上面的套話相雷同的。他的話是很科學的。

他認為穀物條例之所以使地租騰高，只是因為牠使穀物的價格騰貴了的緣故。而牠之所以能使穀物價格騰貴，又是因為課了投放在劣等性質的土地上的資本的稅收的緣故，這確是一個極澈底的說明。

當着不能使外國穀物傍着人口增加而輸入的時候，勢必要耕種惡劣貧瘠的土地。因為這種耕作需費過鉅的結果，使在這塊土地上的生產物一定昂貴。

因為這種穀物是在暢利的銷售，所以牠的價格必然的會費用過鉅的這塊土地的生產物的價格所支配。這種價格與在較良的土地上生產所費的費用之間的

差額，就構成地租。

那麼，如果穀物條例的廢除的結果，使得穀物的價格下落了，從而地租的價格也隨之下落，這是因為不去耕種劣等土地的結果。因此，地租的下落，就不免招致一部分佃農破產的結果。

這樣的觀察爲理解格勃格先生的話所必要的。

他說：「有不堪農業之苦的佃農會投身到製造業中去找出路。大佃農必然因此獲得厚利。蓋因地主不得不把他的土地極低廉的賣給他們，而且他們彼此之間所締結的小作契約又一定是期限很長的。這種事情將使大佃農投放大批資本于土地上，應用大規模的機械，而且因此又能節約手工業的勞動。否則就是手工業者因爲穀物條例廢止的直接的結果而使他的工資普遍的抵落。」

波林格 (Bowling) 博士把這一切的議論都加以宗教的追認，他在公開的大

會席上呼喊出來！

「耶穌基督就是自由貿易，自由貿易就是耶穌基督。」

我們知道一切這些偽善，都不是使勞動者得到低廉麵包的東西。

再則，勞動者怎樣會了解製造業者的那種專心於排除十時間法案——把工場勞動時從十二時間縮短到十時間當作目的的——除人意料之外的慈善心呢？

諸君若要明了工場主的慈善是怎樣，請諸君注意一切工場所施行的工場規則。

無論那個國家工場主，都有供他自己使用的片面規則。在這個規則中規定着對於勞動者有意的無意的過失的處罰，譬如：勞動者不幸而坐着椅子，或是私語，閒談，說笑，或是遲到了幾分鐘，或是損壞了機械的一部分，或是沒做出他所以預料的品質的製品，等等的時候，都應該給他們多少罰金。這種罰金

往往比勞動者所真正惹起的損失還要多些。而且他們爲使勞動者易於觸犯罰規起見，或是把工場的鐘撥早些，或是拿出壞的原料要工人製出好的質品，那些不善助長觸制的件數的工頭，就馬上被他們辭掉。

諸君：你們看，這種片面的規則是爲造出違犯而訂立的，而這違犯又是爲儲省金錢而規定的。這樣，製造業又用種種的手段，來縮減勞動者的名義上的工資，用以擰取勞動者所管不到的意外情事。

這些製造業者正同那些要使勞動相信他們是在專爲改善勞動者的境遇不惜化費鉅資的慈善家一樣。

他們這樣的，一方面由工場規則用十分卑劣的方法來剝削工人的工資，一方面由穀物廢止同盟裏甘受最大的犧牲以抬高工資。

(1) Nominal Wages 謂者

他們化費鉅資來建築宮殿，這兒，同盟設立他們職員的官金。他們派遣一隊一隊的宣教師到英國內地各處去宣傳自由貿易的福音，他們印刷數千小冊子，無代價的分發，以啓發勞動者明白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化費巨額的資金，似便新聞紙贊助他們的論調，他們組織偉大的行政機關，來指導自由貿易的運動。他們在公開的會議逞他們辯辯的才能。有個工人在某次這樣的會議席上大膽的說出：

「若果地主出賣我們的骨頭，首先你們這些工場主就要買去，投入蒸氣機的磨盤中製成麵粉。」

英國的工人十分了解地主和資產階級之間鬥爭的意義，他們十分明白減低麵包的價格是為減低工資的，他們也十分知道產業的利潤之增殖是比稱於地租的下落。

英國自由貿易的信徒，爲現世紀（十九世紀——譯者）最優秀的經濟學家，
李加圖關於這一點是和工人完全一致的。

他在他的有名的著作中（地代論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譯者）說：

「假使我們發現了一處收到穀物而能以低廉的價格供給我們的新市場，在這塊地方工資必然下落，利潤必然高漲。農產物的價格低落，不但使使用在土地的耕作上的勞動者的工資低降，並且使使用在工商業上的一切勞動者的工資低降。」

諸君，不要相信勞動者從前曾經需五佛郎纔可買得的穀物也許因爲便宜了就只要四佛郎這回事，是於勞動者過得去的事。

他們的工資不總是比利潤低些嗎？又他們的社會地位不是很顯然的比資本

家的社會地位惡劣得多嗎？此外，他們在實際上還受損失咧！

穀物的價格高漲起來，工資也同樣的高漲，這個時候，如果稍為節省些麵包的消費，就足以購買其他的享樂品了。但在麵包的價格便宜，工資馬上隨之低落的時候，那就幾乎不能節約麵包的消費來購買什麼別的東西了。

英國的勞動者向自由貿易論者表示他們不是狂妄幻想的蠢貨，不但如此，而且認為和他們（自由貿易論者即工場主）團結去反抗地主只是破壞封建制度的最後的殘存物，而留着剩下唯一的敵人。勞動者這種預料是不錯的。為什麼呢？因為田主為他們自己以圖報復製造業者的仇，就與勞動者提議以促成十時間勞動法案的通過。這個十時間法案，就是勞動者在過去三十年間所要求未遂而於報物條例廢止之後就馬上通過了的。

波林格博士在經濟學家會議席上從他口袋裏取出一張長表用以告訴英國輸

入的牛肉，火腿，豬油，鷄肉等而爲勞動者所消費的——由他判斷的——約數。他却不幸而忘記了同時在曼却斯特(——)及其他工場都市的勞動者由於恐慌的勃發而倒臥道旁的那回事。

就經濟學上當作原則的，決不容僅僅收集一年的數字就用以確立一般的法則的。通常必須要把六年乃至七年——近代產業所經過的繁榮，生產過剩，沉滯，恐慌的種種現象的不可避免的週期循環的期間——平均起來看的。

毫無疑義的，如果一切商品的價格下落——這是自由貿易的必然結果——我們就可以一佛郎購得比以前較多的物品，而且勞動者的貨幣價格是和別人的貨幣價格沒有不同的呢！所以，自由貿易是於勞動者很有利的。然而這裏稱爲有點不便宜，即是勞動者在未把他們的貨幣去與其他的商品相交換時以前，先就要把他們的勞力去和資本相交換這件事。如果在這個交換之中，勞動者照常

以同一勞動收回同一金額，而其他一切商品的價格都跌落下去的時候，那麼，他們就在這個市場有所利得。但是，問題不在證明所有商品的價格都跌落時我們能以同一金額購得較多的商品這一點上。

經濟學家常常把勞動價格之在勞動與其的商品相交換時列為問題，至於勞動與資本相交換時的勞動價格，則完全付於等閒。

在運用機械來生產商品所費費用少的時候，則所謂維持機械所必要的東西——勞動，也必同樣不會漲高起來。如果所有的商品價格都低落下去，則同是一個商品的勞動價格，亦必隨之下落。並且隨後可以看出這種商品勞動價格之下落會比其他商品價格跌落的比例更大。如果勞動者總是相信經濟學家的話，就會感覺到一佛郎融解在他的口袋裏，只剩下五個所 (sou) 而已。

這裏，經濟學家就會告訴你們說：

「不錯，我們承認勞動者之間的競爭在自由貿易制度之下確實不為減少，所以工資就會伴着低落的物價而下落，然而另一方面，物價下落就會使消費增加，消費增加就要求生產增加，而生產增加就使得對於勞動者的需要更大。伴着這種勞動者需要的增大，工資就會提高。」

這種議論全體的歸宿是這樣：

「自由貿易增加了生產力，如果在產業繁榮的時候，如果在財富，生產，總而言之生產資本對於勞動者的需要增大的時候，則勞動價格，工資，就會一樣騰貴。」

勞動者最有利的條件，是資本的增加，這是不錯的。當資本取休息狀態時，則產業不但會停頓，而且會退化。在這種情形之下，勞動必首先作他的犧牲品，勞動者會先資本家而滅亡。又如上面所述的；當資本增加於勞動者最有

利益的時候，勞動者的命運究竟怎樣呢？他們還是一樣的滅亡。生產資本的增加惹起資本的蓄積與集中，又因資本的集中促起分工的發達和機械的運用，機械的發達就破壞勞動者特殊的技術，而以誰都能夠做的勞動來代替這種特殊性，因此，就使勞動者之間的競爭愈烈。

這種競爭，由於分工給予勞動者以一人能做三人份的工作的手段，愈益激烈。如機械規模很大時，就產生與此相同的結果，生產資本的增加，使產業資本家不得不儘量使用日漸增加的生產手段。因此，小產業家就會破產而淪入無產階級的陣營去。次之，利潤比例於資本的蓄積而下落，所以那些快就不能靠利息過活的小利貸業者，也不得不加倍的投身入產業界中，這樣，又會增殖無產階級的數量。

最後，生產資本越發增加，就越發不得不產生不知為那個市場所銷售的東

西了。生產越發跑到消費的頭裏去，則供給越發強求需要了。其結果，使恐慌越發激烈而迅速的勃發起來。但是，一切恐慌的勃發，資本集中的速進，都能增大無產階級的數量的。

並且，由資本的增加而增大的勞動者之間的競爭，在一產業部門內的更為激烈。勞動的報酬普通的減小而勞動者的負擔則增加於更少數人的身上。

一八二九年曼却斯特的三十六工場的紡織工人為一千零八十八人。但到一八四一年時，僅不過一千四百四十八人了。而這一千四百四十八人比一八二九年的一千零八十八人所使用的紡錘更多五萬三千三百五十三錘。如果手工勞動和生產力成正比例而增加，則綫工人數應該達到一千八百四十八人，由此可見機械的改良，奪去一千一百工人的工作。

• 28 謂吾

我們在經濟學家尚未答辯以前就知道，在這裏被奪去職業的工人，會在別處去找另外的工作做。果然，波林格博士在經濟學者會議席上常常把這個話反覆的說過，但是，果然他又常時陷入矛盾。

一八三三年，波林格博士就自由貿易論者不容倫敦的久經飢餓幾類於死的五百萬手織工人投身於他們的新興作業，在英國下院講出一場演說。

現在把波林格博士演說中的最精采的幾段話引來看看。

他說：

「勞動者的貧困，是那樣容易習得，並且隨時可用許多方法代替的各種勞動所不可避免的運命。因為在這種情形之下勞動者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所以需要稍為減退一下，恐慌就會發生了。至於手織工人，在某種意義上，為人類生存界限的東西。更進一步，就是不能生存了。如果加上些許的打擊，就很容

易墮入滅亡之途。因為機械的發達，越發使手工勞動沒用，所以在過渡期間，總會惹起許多一時的痛苦。若不能以少數個人的不幸作代價，就不能取得國民的幸福。沒有落伍者的犧牲，產業就不會進步。而且在一切的發明中，力織機是壓迫手織工人的最利害的東西。即在從前許多貨物是由手工勞動製造的，手織工人也已失其戰鬥力，雖然現在還有許多是由手工勞動所製造，但是手織工人還是失敗。」

後來他又說：「這兒我帶有一封總督與東印度公司的通信。這封通信是關於達加(Dage)地方的手織工的。總督在這封通信裏這樣說：「數年以前，東印度公司總要購買該地（達加Dage）手織工製造的棉布六百萬疋乃至八百萬疋。後來需要漸次減少了，就減少至約百萬疋了。」

這個時候，那些手工業幾乎完全停止了，並且在一八〇〇年的時候，北美

由印度輸入棉布約略八十萬疋。一八三〇年，北美由印度輸入的棉布不到四千疋。最後，一八〇〇年有用船輸送棉布百萬疋到葡萄牙的。然而一八三〇年葡萄牙的輸入額沒有超過二萬疋。

這種關於印度手織工貧困的報告，實在可怕。然則，什麼是這種貧困的原因呢？

英國的製造品出現於市場，即織物由力織機生產，就是這種貧困的原因。大多數的手織工人餓死了，留下來活着的，就去作別的職業，就中以移到農業勞動的爲多。不能變更職業的人，就等於宣告死刑。並且在這個時候，達加地方充滿了英國製造的棉紗和棉織物。雖以美麗和質地堅牢聞名於世界的達加棉紗，由於和英國機製的競爭，也同樣的絕跡了。東印度的全階級在這種方法裏所必須忍受的痛苦，在商業全史上，恐怕難得找出這樣的類例來。」

波林格博士的演說，只要這裏所引用的事實正確，那麼，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單只是遮蔽事實的口吻，帶有自由貿易論者宣傳的僞善的特徵。他以為勞動者是可以出賣低廉的生產手段代替的生產手段。他似乎以他所說的勞動看出也有完全例外的勞動，同樣的，并在壓迫手織工機械中看出例外的機械。他却忘記了無論什麼手工勞動早晚是要遭遇與這種織物業相同的運命的一回事。

機械組織上一切改良之恆常的目的和傾向，實際上即使人類勞動全然無用，或使人類勞動的價格減低，而以婦女和兒童的工作代替成年男工的勞動，或以不熟練勞動代替熟練勞動。大部分的紡績工場，英語所謂 Throstle-mills，完全是十六歲乃至十六歲以下的少女從事紡織。因為自動的紡績機代替了一般的手紡機，結果使大部分的紡績工解雇，而留下的僅只青年與小孩。

惟有最激烈的自由貿易論者烏爾博士(Dr. Ure)所說的這些話可以補足波

林格先生的懺悔。波林格博士談到少數個人的不幸，同時說，這些個人的不幸可以消滅整個的階級，他談到過渡期間之一時的痛苦，同時他不否認這種一時的痛苦，對大多數人是由生到死的過渡期，以及對其餘的人是由以前的境遇變到更壞的境遇的過渡期，並且，當他說到勞動的不幸是產業發達不可避免的痛苦，又為國民幸福所必要的東西時，他便直率了當的說。有產階級的幸福是以勞動階級的不幸為必要條件的。

波林格博士所給與頻死的勞動者安慰的話，以及一般的自由貿易論者所提倡的報酬說，其總結都是如此：

成千成萬垂死的勞動者諸君：你們不要絕望呵！你們可以安心的死去呵！你們的階級不會消滅的。你們的階級總是占大多數，所以，縱令資本家常時屠殺他們，也不要擔心你們階級的絕種，再者，如果常是把用作榨取勞動者——

被榨取的材料——的資本主義不顧，就會看出資本的多麼有利的用途。

但是，為什麼自由貿易的實現及於勞動階級狀態之影響，仍然成為須待解決的問題呢？從盔斯奈(Quesnay)以至李嘉圖的經濟學家所說明的一切法則，都是在妨害商業自由的障礙已不存在的假定之下成立的。這些法則靠自由貿易的實現而確立。

這些法則的第一個，就是說的競爭使一切商品的價格跌落到該商品的生產發的最低限度。因此，工資的最低限度，即是勞動的價格。然而工資的最低限度是什麼呢？正是生產勞動者生活必需品使他好壞能夠養身體，並且至少得以繁殖他的種子所必需的一切東西。

不要由於這種說法就以為勞動者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工資，也不要為勞動者常是得到他的最低限度的工資。

如是，根據這個法則，即令勞動者階級，也有比較幸福的時候。他們有時得到最低限度以上的工資，但是這種剩餘只能填補他們在停滯時期所領受的比最低限度更少的缺額而已。即是說，要把勞動者在產業所發生的定常週期，經過繁榮，生產過剩，停滯，恐慌的變遷的期間內所領受的工資，有時比最低限度多，有時比最低限度少，統統計算起來看，（結局，他們不能得到比最低限度更多或更少的工資，這是很顯然的。）換言之，勞動者階級只有經過許多痛苦與貧困之後，並且經過產業爭鬥的戰場上流血犧牲之後，才能維持成為階級。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階級單只仍然存續嗎？不然，況且日漸擴大咧！

不但如此，產業進步產生更會便宜的生活方法，例如，火酒代替啤酒呀，棉花代替羊毛和麻呀，馬鎗薯代替麵包等。

因此，如果維持勞動的比較便宜而且輕賤的東西不斷的發見，則工資的最

低限度，亦必隨之漸漸遞減。若果工資是爲生存而使人類勞動始，結果就使人類以機械的生活而生活終。人類的存在，除了當作一種生產力的價值而外，沒有別的價值。並且事實上資本家是照這樣看待的。

這種勞動即商品的工資的最低限度法則的眞理，從經濟學家所假定的自由貿易當作一個事實，當作一個證明出來。因此，我們或者否認根據自由貿易的假定之經濟學，或者承認在自由貿易之下，勞動者不得不爲經濟法則的一切嚴峻所支配，二者必擇其一。

總而言之，自由貿易在今日的社會狀態裏，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資本的自由就是吧。如果你們把至今還能妨害資本發展的若干國民的障壁時，就能促進資本的活動完全自由。但是，如果僱傭勞動與資本關係一無存在，則商品與商品的交易必然在最有利的條件底下實行，但是，因而榨取階級與被榨取階級

就會正常的存在着。如果資本使用在更有利上，則自由貿易論者想像消滅產業資本家和僱傭勞動者之間的對抗的主張，實在使人難得了解。事實恰好相反，資本使用於更有利的結果，使資本家與勞動者兩階級的對立顯示得更為明顯。

有時，沒有什麼穀物條例，關稅和入市稅，並且勞動者所想像的他的慘酷狀態的原因，能夠想到的一切偶然事件，現在都完全消滅了。在你沒看到這種事情以前，你們就會揭穿勞動者認爲真正敵人的藏影匿跡的黑幕。

並且勞動者明白，已成自由的資本之能使他們變成奴隸的作用，不亞苦於關稅的資本。

諸君：你們不要受了所謂自由那種抽象的話的欺騙，究竟爲誰的自由呢？是個人對個人的自由，這是爲資本壓迫勞動者的自由。

你們有什麼理由想藉這個自由的觀念來批評自由競爭呢？這個自由自身不是根據自由競爭的一定狀態的產物嗎？

我們已經知道自由貿易使同一國民的各階級所發生的友愛是怎樣。自由貿易所樹立的地地球上各國間的友愛，非從友愛出發，這是不錯的。如像把國際性的榨取，以博愛的美名稱之，正是有產階級的懷中所發生的思想。自由競爭使國內所發生的一切破壞現象，都大大的反映到世界的市場上去。我們無須顧及自由貿易論者的詭辯，這種詭辯，正和霍普、莫斯及格勒格三位受僱者的議論相同。

譬如這樣說：自由貿易能各國調和其自然利益生產，而造成國際的分工。諸君：恐怕你們以為咖啡和砂糖的生產，就是西印度自然的運命之自然的

生產吧！

但是在兩世紀以前這塊（地方的）商業與自然界完全無關係，這塊地方既不生產咖啡樹，又不生產甘蔗。

而且恐怕不到半世紀，在那裏找不出咖啡和糖。因為東印度羣島以賤價的生產物去和西印度羣島的所謂自然的命運相戰爭獲得了勝利。而且這個西印度羣島，儘管有牠天然的特惠，也早已和達加地方的手織工——他們仍然過着最初手織的運命——同樣成爲英國的一重負擔。

還有一件決不可忘記的事情，就是今日的若干產業部門，和所有的東西成爲獨占的一樣，支配其他一切部門，並且使最能利用這種產業部門的國民，保留下世界的市場上的支配權。譬如在世界市場上，只有棉花比其他使用在製造衣服的原料，具有更大的商業上的價值。所以，自由貿易僅把各生產部門的二三特產物，以之與產業最發達的國家所便宜生產的日用相抵償，實在是可笑的。

消息。

自由貿易論者不能了解為什麼一國能以犧牲他國而致富，不足為奇。因為他們同樣的不去了解為什麼在一國之內的一階級能夠以犧牲其他階級而致富。

諸君：不要因為我們批評商業上的自由，就以為我們是擁護保護貿易論者的。

視立憲政體若仇敵的人，未必因此就視舊政府（法國革命以前的專制政——譯者）若友朋。

再者，保護貿易制度建設大規模的產業於一國民內，換言之，即是不外使該國從屬於世界市場的一方法。而且無論能否達到從屬於世界市場，先就多少是從屬於自由貿易了。加之保護貿易有種力量促使國內自由競爭的發達，此所以在有產階級開始表現其階級意識的國家，例如在德國，看見他們為設定保護

關稅而大大的努力。保護貿易制度，就是他們對抗封建制度和專制政府的武器，為實行在國內自由貿易集中他們的勢力的一種手段。

但是在現在大概自由貿易是破壞的，牠是破壞守舊的國民性並且極端的推進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對抗。總而言之，商業的自由制度，促進了社會革命，諸君，只有占這種革命的意義上我是贊成自由貿易的。

編者言

李亞開薩夫

現在我們所發表底馬克斯遺稿，是在柏林德國社會民主黨記錄所保存的摘要簿之中偶然發見出來的。

這本簿子的封皮上記着「一八四七年十二月普魯塞」的日子。在這封皮上所標的社會主義的種種傾向及學派的表格，差不多和「共產黨宣言」第三章所載的表格無異。所以可以證明這個草稿確實是這個時代的東西，顯然是馬克斯親手編輯「共產黨宣言」的時候爲自己所寫的預備原稿。

我們在這篇草稿第一頁裏的「摘要」項目之下，發現了用以描寫布爾喬亞底注意書是後來在「共產黨宣言」裏面講述過的。

在二頁的開端是「工銀勞動」的題目開始的。我們現在把牠原本的形態，將

存於其中的一切——雖然不多——不厭重複的發表出來。

只要讀了馬克斯的這篇草稿，馬上就可以知道牠的內容是和馬克斯著的「工資勞動與資本」若合符節的。

照恩格斯說：「這本著作是在一八四九年四月四日以後的新萊因報紙的論說欄裏登載過的，所以牠的原身就是一八四七年馬克斯在布魯塞德國勞動者協會之講演，是照牠原來未完成的樣子印刷的。這篇著作末尾續在萊因報紙二六九號的，因為發生急轉直下底時變之結果——在昂嘉利有俄羅斯人之侵入；在多雷斯登，伊則爾倫，威爾柏佛爾德，浦佛亞，及巴登，有匪徒之風起；以至報紙自身都停刊了（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所以事事失其正軌，就是馬克斯遺稿中應續的一節也找不出了。」

我們現在所以說恩格斯的話不大準確。我們在這篇草稿的開端——馬克斯

在這草稿中把他已經分析過的節目又分七節——已經看出，雖然與馬克斯在萊因報上所印刷的沒有關係，至少在馬克斯用他的講義時是和這篇精密的草稿沒有關係的。

我們把這件事照下面那樣去想像。馬克斯爲要在布魯塞的勞動協會裏講演，所以在一八四七年及一八四八年年初寫了一個草案用作口演的基礎。馬克斯在新萊因報紙上關於「形成今日階級鬥爭及國民鬪爭之物質底基礎之處」和「布爾喬亞底存在及其階級的支配和與勞動者底奴隸狀態都是建築在同樣的基礎上的」這兩個基礎，都有敍述「經濟的諸關係」之必要。只要相信這一層，我們就斷定馬克斯爲改造他的演講起見是要利用往昔的草案的。

我們就馬克斯在新萊因報紙上的論說序言可以知道他是要用很平常的簡單的而且通俗的話去敍述。「我們只要不把經濟的最初步當作概念的前提，那

麼，就可以理解勞動者了。】

他的計劃是要把他的論說分成三大部分。他想在第一部裏敘述工銀勞動對於資本的關係，勞動者的奴隸狀態，資本家的支配。第二部裏敘述中等市民階級mittlers Bürgerklasse 及農民身分 Bauernstand 在現代制度底下不可避免的衰落。第三部裏敘述歐洲各國的布爾喬亞階級爲獨占世界市場的英國商業上所征服所榨取的情事。

馬克斯只能利用他的草案的第一部，這是很明顯的。他在他已經印刷了底論說上所討論的問題如下：工資是什麼？工資怎樣決定？並且隨着這兩個問題而起的問題；商品的價格依據什麼來決定也討論過了。

工資是勞動者出賣他的勞動力給資本家的價格這件事，就可證明這種勞動是和砂糖或其他的一切商品一樣的商品所不同的只在牠唯一底實是人類的血和

在這一點上。勞動為勞動者自身生命的活動，是他自身生命的發現。因為要保持必要的生活手段，勞動者就把這種生命的活動賣給第三者。因此，他的生命的活動在他看起來，不過是一種為能生存的手段。所以他的活動的生產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動的目的了。為他自己而生產的東西只有工資。

在草稿上第一點可以看出馬克斯用非常簡單的公式展開他的思想。在附印了的講演中，不過為區別工場勞動者奴隸或家僕加了些說明而已。

馬克斯在講述工資是什麼而確定工資是和支配其他商品同樣的法則被支配着的話之後，他就轉到下面的問題了。商品的價格依什麼而決定？他是這樣回答的：商品的價格靠着買手方和賣手方的競爭，對於需要之提供和對於供給之需要而決定的，用以展開他的第二點「當作商品的勞動是依靠着競爭，需要及供給之關係的」。因此，三方面的競爭就成為問題了。第一，賣手方之間起了

競爭就使商品價格落下，第二，買手方起了競爭就使商品價格高漲，最後賣手方與買手方之間起了競爭，那就一方以最低的價錢收買，他方以最高的價錢出售了。產業是把兩個相互對立的軍勢導入戰場的東西。但是，在這個時候構成部門的鬥爭，在他們各自的軍勢內也非常激烈。由這種競爭決定價格的動搖，價格的高潮和下落。是的，價格是由需要與供給的關係而決定的，然則需要與供給的關係又是由何而決定呢？此之所以要在第三點中作詳細的解答的，即是「供給自身是依存於生產費即生產一種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

同樣，勞動力的價格是由生產費即生產該商品（勞動力）所必要的勞動時間而決定的。

其次須要詳考工資最低限度的問題了。馬克斯在講演上敘述的計劃稍為有點變更，把問題移到第六點了。「所謂勞動者的平均價格和正常價格只切合于

勞動者階級，不切合於勞動者個人的。」

「工資的最低限度和一般商品由生產費決定價格是一樣的不切合于各個，只切合於種屬的 Gattung，各個勞動者雖是數百萬也不能領受自身的生存所必要的充分資料。但是全勞動者階級在這種勞動是和這個最低限度相一致的。」（註）

（註 Karl Marx "Lohnarbeiter und Kapital"）

和這個相關聯的就是馬克斯在他的論文中說：勞動的價格是由必要的生活手段的價格而決定的。這是很明白的即馬克斯自第七節所返覆重述的定義。

馬克斯考察了規定工資底一般法則之後，就轉移到他的所謂主要的題目了，即工銀勞動與資本的關係。這個題目是相應於他的講演之往昔草案第三點「利潤與工資對立的關係，其經濟的定在 Dasselbe 存於利潤工資兩個階級的對立」的。

但只讀過馬克斯展開這種思想之最精采之一頁，就很能斷定他新萊因報紙上的論說已踏入主要的勞動問題之領域了。

馬克斯在布魯塞講述過德國勞動者工資的高漲及變動之一切階級鬥爭，並說明在這個鬥爭中促成勞動者諸協同 *Arbeiterassoziation* 及組合 *Coalition* 的事是毫無疑義的。同時他在已經分析過的第五點至第七點之中加上了租稅，保護關稅的廢除及貧民數量底減少及與工資的影響等問題。但是他不把這些問題放在「工銀勞動與資本」的論文中去討論，並且他把組合意義的問題已經放在「哲學之貧困」裏面去討論過了。

現在我們來檢討一下「工銀勞動與資本」，馬克斯暴露了勞動與資本的利害不可避免的對立性，決定了有產階級生產關係的資本之歷史的性質之後，就吧問題移到「資本的暴增及與工資以何等作用」上去了。

我們明白了馬克斯所說的：產業競爭的機構是怎樣使勞動的生產性強制的擴大起來，是怎樣使生產樣式生產手段不斷的變革，是怎樣促成比前更為擴大的分工，比以前更為大規模的勞動必然相伴而起，是怎樣的這種法則會使有產者的社會當時返覆循環的踏出牠的常軌又不停流的向前直進。

但是這些不離開資本的增大底事情及與工資的決定以何等作用呢？

一個比較大的分工能使一個勞動者做成幾個勞動的事，這就增大了勞動者之間的競爭。分工越是進步使勞動與此同一尺度的越是單純化，就越是失掉了勞動者的特殊熟練之意義，這是工資隨着競爭的尖銳化而同時下落的一個新的要因「主張勞動者作較多時間的工作，或在同一時間內提供較多的勞動，總而言之，只要勞動較多勞動者的工資亦應較大。」

機械亦及與工資以上述同樣的作用，馬克斯關於這一點批評邊否認機械之

有害作用的經濟學家的論證。他又證明只有被機械排除了的勞動者，他們領受低廉工資的時候就得從一個產業的部門逃難到其他的產業部門中去。

因為從上層社會排擠出來的人員擴充了勞動者階級的數量，——不耐產業競爭及資本利息下落的小生產者及小利貸業大眾之破產而墮入勞動者階級的陣營內，所以勞動者之間的競爭愈益激烈。

關於「工銀勞動與資本」的言論是這樣的，在破壞財富，生產品及生產力的一部份之方法上勞動者階級狀態就是劣，其結果引起恐怖的爆發。

現在我們來檢討我們所發見的草稿！大多是將馬克斯曾經用為新萊因報紙上的論說。在這草稿上應將一篇「生產力的增大及與工資以何等作用」，續於亞肯蓀 Stkinson，卡拉爾 Carlyle，馬苦洛克 Mac Cullock，維德 Wade，巴柏基 Babque，辛爾比力 Cherbuliez 及布雷 Bray 的諸見解簡短的總括之後。

但是論文裏面沒有照第二篇（勞動者與僱主之間的競爭）第三篇（勞動者自己之間的競爭）第四篇（工資的動搖）第五篇（工資的最低限）這個秩序去應用。

以上各點恐怕是在馬克斯的演說中闡明的。他還有些論說和講演的計劃，就是關於第六，批評有利於勞動者的種種提案。第七，勞動者協同。第八，貨銀制*gold standard* 等積極的一面。

草稿上有這些詳細章目的草案。在第七章裏馬克斯既已把歐文主義者布雷（註）所述的首當一尾附，又批評著銀行制度及其營利經濟學者所辯護的職業教育制度，特別是葛爾薩斯的理論詳細以檢。

（註）他的足堪注意的著作是詳細的應用「哲學的貧困」

接着馬克斯又歸到已經在第一章裏講述過的問題，即生產力的增大及與工資上以何等作用。

只要讀過「資本論」第一卷的人，就可知這個馬爾薩斯的批評是和資本的積蓄過程篇第二十二、二十二及二十三章的最初計劃相關聯的。原來這是馬克斯不得不做的一部著作，用以解釋正確的術語及一八四七年所暗示的命題的公式的。他已經感覺得批評李加圖巴爾頓(Barton)聖西門之時有分解一切要素之必要。然自往昔的術語脫化出來完成了一個新的體系。惟其如此，所以在我們所公刊的草稿上去研究馬克斯關於經濟領域內的見解之發達，頗有重大的意義。可是其中有遺憾，在這草稿中惟獨沒有記載想以工資這新形式改善勞動狀態的人們——普魯東(Proudhon)維庸(Welttheinz)。關於普魯東的話已在哲學的貧困中討論了。

第七章的末尾，馬克斯還詳考過一個慈善的經濟學家洛基對於工資的見解，想維持一切人悉變為布爾喬亞以表現有產者的諸關係之範疇而排除上述的

對立，是爲洛基引用過的，馬克斯把這個問題已經在哲學之貧困裏討論過。這裏第七章的草案就是哲學之貧困上關於組合之一章的重要補充。

第八章裏馬克斯想把布爾喬亞紀與資本的關係之歷史的意義諸篇作爲對比，去討論工銀勞動積極的方面，去討論社會及生產的新範疇之意義。有許多公式被他收入共產黨宣言中了。如果普洛力特李亞要草有產階級社會的命，那麼這種革命化的過程就與工資平均化的要求相結和，正是因普洛自身也不能跳出有產者社會的緣故。普洛力特李亞之所以有勞動者自身同業組合的習慣之養成，就是他們自己的偏見所致。他們以爲這樣從社會中解放出來，不止是打破了有產者的社會，就連他們自己的社會也被打破了。

我們在這裏要討論別一個問題，就是馬克斯的言論借用他的先驅的言論到如何程度，就中以誰爲最多？新的草稿是提供解決這個問題很有趣味的資料。

因此當馬克斯描寫勞動者階級狀態——工資的決定及其變動——的時候，指示出許多為李加圖，維德，卡拉翁，及布雷所引用過的成案。

馬克斯並將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講中所引用的事實，全來記載在這個草稿上，這些事實就是一八三五年波林格（Bowring）在英國下院演講中所引用過的。以及關於機械給與的影響一併拿來觀察。

馬克斯作成這個草案時他的經濟學批評尚未完成，所在這個敘述中所講的話多半是後來沒有用過的，後來關於科學上的術語馬克斯也解釋過，在他的經濟學著作中他說勞動者不是勞動力，勞動是賣給資本家以取得工資的東西。然而我們認為從前附印的馬克斯記載上的術語，是與後來經濟學著述上的術語相一致的。至於修正字句或者是代代才更改的，省略完全是為表達原意的緣故。

工

資

附錄：
工資

馬克斯遺稿
李亞開諾夫編

目次

C B A

- | | | | | | | | |
|-----------|----------------|----------|-------|---------|--------|-------|----------|
| 3 | 7 | 6 | 5 | 4 | 3 | 2 | 1 |
| 勞動者與雇主的競爭 | 生產力的增大及予工資何種影響 | 勞動者之間的競爭 | 工資的變動 | 工資的最低限度 | 救濟的話提案 | 勞動者協同 | 質疑制的積極方面 |

三

已經分析過的——

一 工資，商品的價格。

工資的決定與一般的價格之一般的決定相一致。
人類的活動——商品。

二

資

四七

生命的發現——生命的活動——僅只當作手段發現出來，由這種活動分出來的現象當作目的。

二 當作商品底工資，依存於需要與供給之競爭。

三 供給自身依存於生產費即生產一種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

四 利潤與工資對抗的關係，其經濟的定在 Dasselb 為利和工資兩個階級的對立。

五 為工資的增高或變動之鬭爭，勞動者協同 Arbeiterassoziation。

六 勞動的平均價格或正常價格之最低限度，只能切合於勞動者階級不能切合於勞動個人的。為維持工資而有勞動者組合 Koalition。

七 租稅，保護關稅的廢止及軍備的縮減及予工資的影響。決定了的平均最低限度等於必要的生活手段。

B

補遺

—— 詹姆斯 Atkinson (著)

(註 William Atkinson 經濟學原理，一八四〇年倫敦版)

「手織機織工(手織工) (handloomswearer [Handweber]) (其中五十萬人每日作工十五小時)

「勞動者的不幸(貧困) (distress [elend]) 是容易習得之勞動技術而且由於較廉的生活手段所生的危險之不斷的暴發所不可避免的條件。在供給充裕的時候，需要短時間的中斷就惹起恐慌。只要一個勞動部門歸於無用另一個勞

動部門抬起头來，一定惹起恐慌。遠加地方的棉花手織工節例。由於英國機械的競爭以至迫於飢餓而墮入農業。」（摘錄一八三五年英國下院波林格之演講。）

（關於一個商業轉於另一商業之推移底例可用為自由貿易問題的討論。）

二、關於人口理論應該些微說幾句。

三、變更而擴大的分工及予工資決定之影響。

二 卡拉布 Carlyle (註)

〔註 Thomas Carlyle 基爾特經濟學會一八四〇年版〕

- 一、只有工資(Wages)(Loohn)不得不估計。工資的質是可動的由
Siel 決定。

- 二、工資底特徵，就是使勞動者與雇主的必然性即利害關係更尖銳化。

及如最早中世紀家長一樣之點。

有救貧法驅除租稅力的勞動者。

三 勞動的最大部分不是熟練勞動 (Skilled Labour)。

四 馬爾薩斯主義者及共產主義者的學說，畢竟歸結到『勞動者由節制生育以固定需要之變動』。

II 馬苦洛克 Mac Cullock (註)

Mac manuellock 經濟學原理。倫敦一九三〇年版)

『勞動者存儲的工資，相當於機械所有者的利潤率，為補償機械的折磨及為過去損磨了勞動者代以新的供給之金額。』

四 羅德 (John Wade) (註)

(註 Wade: 中等階級與勞動階級的歷史，倫敦一八三五年版)

一 「在一定的職業內(Oekupation [Beschäftigung]) 使勞動者能作大量的工作。若單把一個機械作目的，就不能收得分工的效果。」

二 工資的下落使勞動節約他的支出，否則增大生產性，這種生產設使是在機械工場內勞動者勞動時間更為延長或在手工者以同一時間作多量產品，由這兩種法則使之增大。然而只要需要一減少就能使勞動者的工資跌落，所以勞動者的無代價的供給隨之增大，其結果使勞動者的工資更為下落。並且這就使布爾喬亞說：「只要個人能夠勞動。」

三 通常，市場價格之不能有兩個不同的是普遍的法則。而且由這種法

則支配低廉的市場價格。

有熟練相等的一百個勞動者，假定其中五十人失業了，那麼，價格不是由九百五十個就業的勞動者決定，乃是由于五十個失業勞動者而決定的。

這種市場價格的法則在其他的商品比所謂勞動商品更為重要，為什麼呢？因為勞動者不能儲存他的商品在倉庫裏而繼續他的生命的活動，否則失其生活手段以至必趨於死。

能夠買賣的商品勞動就這種無定的性質不能儲存之點是和其他商品一樣的，惟獨供給容易增加不易減少之點是和其他商品不同的。

四 資本家的親屬可以最低的價格收買極多的勞動。農業勞動者冬天需要更多的食物，燃料暖衣反而夏天比冬天所必要的更多。

五 設使日曜日的廢止對於勞動者為純粹的損失。名目上雖是規定有日

驟日，但是只顧勞動十五時間而不管餐食的時間，工資必然變動，這是可想而知的。

六 工資由商業上的變動及時代的交替而決定。

七 勞動者已經在一個機械部門工作，若果變更到另一部門去必定比以前更為惡劣。勞動者常是回到從前的狀態。

機械與分工以低價的勞動代替高價勞動。

八 人們對勞動者這樣建議：

一 賠償銀行。

二 習得一切可能底勞動部門。（因此一個勞動部門的勞動者供給過剩其他各部門也都一樣供給過剩。）

八 在沉澱期間內。

(a) 勞動之中絕。

(b) 工資之低下。

(c) 同一的工資在一週間工作時間少。

九 在職業聯合(手工業者同志的組合與協同)中應該下面的事項：

一 由勞動者出費組合之結果底機械發明。別的分工。工資的降低。

二 如果一國的利潤比其他各國的平均利潤顯著的下落，或資本的增加較為緩慢，難得維持工資的高額時，那麼，一國的產業就要荒廢而勞動者與其主人一道滅亡，並且向別地方的工場移動。

租稅的減少雖是對勞動者沒有什麼利益，但若租稅增加就反而對勞動者有害了。在有產者的社會發展中租稅增加的好處，在於使佃農及中小產業者的身分沒落而墮入勞動者的陣營去。

英格蘭的工資影響到愛爾蘭去，亞爾塞斯影響到德國去。

五 巴柏基 Babnage (英)

(英 Babnage 機械及工場手工業之經濟。倫敦一八三五年版)

物品質銀制度 Trucksystem 。

六 安的牛·余萊 Andre w Ure (英)

(英 Andrew Ure 工場手工業之哲學。倫敦一八三五年版)

近代工業的一般原理即幼年代替成年，婦人代替男工，不熟練勞動者代替熟練勞動者。

工資之平均化為近代工業的主要特徵。

七 羅西 Rossi (羅)

(註 Rossi 經濟學講義第一二卷，巴黎一八四三年版)

照羅氏的想法：

工場主不過是折扣勞動者之生產物的分額。因為勞動者不能等特賣却他的生產物，這與生產過程沒有什麼關係。如果勞動者能夠等待出賣他的生產物就使後來的勞動組合員之分額貨幣化。

八 辛爾比力 Scherbiiez (蘇)

(註 Scherbiiez 富農資，一八四〇年版)

一 『生產資本的增加』

工

業

三七

勞動過程是依存于

(a) 生產資本的絕對量。

(b) 資本之種種相異要素之間的關係不及勞動者意志以何等作用，這兩個社會的事實。

二 勞動者的狀態之幸福與否不看勞動者的絕對消費乃看勞動者的相對消費。如果超過了必要的消費則享樂的價值是本質的相對的。

人們要就工資之下落與騰貴的時候，決不可漏落了全世界市場及各種相異地方的勞動狀態。

要求平等及其他慾望，即決定公正工資的慾望。

工資的最低限度自身變動而次第的下落，火酒之例。

九 布雷 Bray (註)

(註 Bray 勞動之痛苦與經濟方案或臨機時代與公運時代，倫敦，一八三九年版)

財務銀行

在資本的專制主義掌中有三重機巧：

- 一 貨幣流通國立銀行，銀行再用這些貨幣資於資本家以得利潤。
- 二 政府是壓迫大部分勞動者的黃金之鎖。
- 三 因此，添加一種新的武器給資本家的手中。

工資只要一下落就漲不到最初那樣高了。絕對的及相對的工資。

C

一 生產力之增大給予工資以何種影響？（註）

（註與後面談經濟的議提案有關係）

機械，分工。

使勞動單純化，其生產費需要得少。生產費一減少就使勞動者之間的競爭擴大。

在勞動者的競爭與機械的競爭上所應注意的事項，就是手工勞動者（如棉布手織工等）較之直接在工場內作工的機械勞動者所受痛苦更深。

從一個勞動行程到別個勞動行程的推移，關於這一層，波林格（Bowring）於一八三三年議會席上說過關於印度達加地方的棉布手織工人的痛苦的。

被投入新的勞動之勞動者比較以前的勞動之手工勞動者更為惡劣。成年的

男勞為童販勞動所代替，男子的勞動為婦女的勞動所代替，熟練勞動由不熟練勞動代替了。

不是勞動時間之增加，就是工資價格之下落。

勞動者之間的競爭不但由於甲以比乙更低的價錢出賣他的勞動這會事，更有由於一個勞動者能做兩個勞動者的工作這會事。

生產力的增大一般的招致下面的結果：

(a) 因為享樂的價值是相對的，所以勞動狀態的惡劣對於資本家是相對的。享樂自身的確就是社會享樂之比例 (relation) 關係 (Beziehung)。

(b) 勞動者愈是在極短時間生產極大量的商品就愈是偏於一方的生產力。

(c) 工資就愈是隨着世界市場和勞動者狀態的平均化為轉移。

(d) 在生產資本內之機械及有原料部分比有準備(有生活資料作準備的)的部分更為急速的增大。

因為這個緣故生產資本是傍着對勞動之需要的必然增加而增加的。

工資是依下面兩事為轉移的。

(A) 一般生產資本量。

(B) 其構成部分之比例。

這兩點對於勞動者是不生什麼影響的。

(如果工資不變動則勞動者不能享受文明發展的什麼分類而是依舊的靜止着)。

一個新的生產力之發達常為一切同時的勞動者作武器，例如交通手段的改善容易使各不相同之場所的勞動者發生競爭，使地方的競爭變成全國的競爭。

如果一切商品都跌價，就是說如果一切直接的生活必需品不抬價時。勞動者就穿上了樸素的衣服，他的貧困染着了文明的色彩。

二 勞動者與雇主的競爭

(a) 要決定相對的工資所應注意的事項，就是爲勞動者所有的一元美金沒有爲雇主所有的一元美金相等的價值。勞動者不得不出高價購買一切貨物，他的貨幣不能像雇主那樣能夠支配很多的商品，不能像雇主那樣支配很好的商品。勞動者不能不是浪費者，他必須違反一切經濟的根本原理買進賣出。

我們不得不注意一方面，不得不注意工資本身。然而勞動者的擣取是看他
的成果是否要和其他商品相互交換纔發生的。只有香料果販，當舖，房東，是
每次擣取的。

(b) 雇主因為支配着作業手段 *Beschäftigungsmittel* 因而支配着勞動者的生活手段。就如同勞動者的生命是依存於雇主一樣，好樣勞動者自身之生命的活動減縮到單成一個生存手段一樣。

(c) 所謂勞動商品有比其他商品不利之點在。當勞動者與雇主競爭的時候，在資本家方面成為問題的只有利潤，在勞動者方面則以生存為問題。

勞動比別的商品含有空洞的性質，牠不能積蓄。勞動的供給不和其他商品一樣容易增減的。

(d) 雇主以抬高商品價格而不變名目上的工資來欺騙勞動者，用工場統計 *Haltkreime* 家內立法 *Hausgesetzgebung* 現物賞賜制度 *Trucksystem* 等。

三 勞動者之間的競爭

(a) 照一般的經濟法則不能有兩個市場價格存在。熟練相等的一千個勞動者之中不是以九百五十個就業勞動者決定工資的。而是以五十個失業勞動者決定工資的。愛爾蘭人的勞動者狀態影響及于英格蘭的勞動者狀態。德國的勞動者狀態及于亞爾薩斯的勞動者狀態。

(b) 勞動者不但因爲甲情願比乙更苦的勞動彼此競爭，還有因爲一個勞動者能做兩個勞動者的工作也會發生相互競爭。

未婚的勞動者比已婚的勞動者有利之點。農村及都市勞動者之間的競爭等。

四 工資的變動

工資的變動是由下面三事惹起的。

一 潮流的變化

二 時代的交替

三 商情的變動

而在恐慌的情形底下工資是怎樣？

(a) 勞動節省他的支出。不是工資比生產力未增加以前更為長時期的跌落，就是在生產力增加的同一時期內製造出比以前更多的產品。然而對於勞動生產物的需要減少了，因為這個緣故勞動者的工資亦必下落，即令在這個時候布爾喬亞個個人都需要勞動，勞動者還是使便利需要者之供給底墊的作用增加。加上過時勞動，因此他們的工資更見下落。

(b) 在恐慌的狀態底下是完全失業的 Bechriftungsausigkeit 工銀下落，或工銀不變而勞動日減少。

(c) 在一切恐慌內發生下面關於勞動者的循環運動。

因為雇主不能賣出他的生產物，所以不能使勞動者作工。因為沒有購買者所以雇主不能賣出他的生產物。因為勞動者的有勞動以外的東西可行交換，所以雇主不是他們的購買者。而且正是因為這兩緣故勞動者不能把他的勞動去交換。

(d) 就工資的勝負來說，所應注意的地方即是我們必須把世界市場放在眼裏。以及工資的勝負要靠別國的勞動者對於麵包需要的程度如何才能勝得的兩件事。

五 工資的最低限度

一 勞動者所得的工錢是對所有者耗損他的機械他的肉體而生的利潤。其

中必須包含機械損壞之補償，同樣必須包含新的勞動者代替衰老勞動者之補償
賠償金額。

二 工資的最低限度就是說：設使日曇日廢止了豈不是勞動者的純粹損失
嗎？雖是勞動者會在很困難的條件底下必須償還他的工資。這是反對日曇日休
業的慈善家們所說的話。

三 工資的最低限度平均的說來，雖是由必要的生存手段的價格來決定。
但是應注意下面的事項：

第一 各國有各不相同的最低限度，譬如愛爾蘭的馬鈴薯。

第二 不僅這樣，最低限度本身還有一翻歷史的運動漸次降低到絕對的最
低水準 (*level [Niveau]*)。

火酒之例，最初爲鹽和水，其次爲穀物，最後才能釀造。

實際上招致最低水準與以力量的有下面幾件事。

一 是從生產機械的一般發展，分工，地域的桎梏釋放出來的緊張而多異的勞動之競爭。因此

二是租稅的增加及國家財政上的費用較為多類的時候就是說如像我們所知道的，一種租稅之廢止對於勞動者沒有什麼利益，但是專就尚未降低到最後一點之最低限度的工資說的，新的租稅對於勞動者是有害的。並且切合于布爾喬亞之一切交易上的錯亂與障礙的情形。在這個時候，應該注意的就是租稅的增加也能使佃農，小商人及手工業者沒落。

解放戰爭的例子，較廉的生產物及代用品之產業的進步。

三 這種最低限度在各國內努力以求平衡。

四 工資只要下落一次，雖是再又騰貴起來又不能漲到原來的高度。

而且在發達過程中工資有兩重的下落：

第一 比例于一般的財富之發達而相對的下落。

第二 由於勞動者在交換中收回商品漸次減少而絕對的下落。

五 由於大工業的發展時間漸漸變成商品價值的尺度，因而又成為工資的尺度。由於文明的進步其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漸次減少，因而所謂勞動商品的生產更為低賤。

農夫還能自由儲存餘暇時間工作。然而在大工業（不是工場手工業）就完全失其自主權。勞動者生活上一切的機能漸次歸於。

尚有下面的幾節，

一 對於改善勞動者狀態的諸提案，馬爾薩斯，洛基，普魯東，波林格等。

二 勞資者協同。

三 工銀勞動之積極的意義。

六 對于救濟的諸提案

(1) 最有名的一個提案是貯蓄銀行制度。

大部分勞動者不能貯蓄，這句武斷的話實在我們並不以爲然。

貯蓄銀行的目的——至少在牠最嚴格的經濟的意義上——應該是像下面這樣的。勞動者以其自己的聰明才力把他們的工資在產業運動的循環中之繁營期間平均起來，這樣的最低限度的工資即生活必需品像事實上並未支出的貯蓄於銀行。然而我們知道，工資的變動不僅使勞動革命化，並且，如果勞動者的工資有時漲到最低限度以上去了，那麼，生產的，公共財富的，文明的一切進步將

要停滯。解放的可能性就會失效。於是工資計算在有產者的計算機去，形成吝嗇的制度，給予機械的靜止不變的性質。

以上的事實雖是這樣但是貯蓄銀行對於專制主義者有三種好處：

一 貯蓄銀行是政府壓迫大部分勞動者的黃金之鎖。不但使勞動者維持現狀時發生衝突。並且使勞動階級之已經參加了貯蓄銀行的一部份與未參加貯蓄銀行之一部份分裂。

二 是維持現存社會組織。即使勞動者在敵人的掌中被束縛于這種桎梏之下的是社會組織的武器。

三 貨幣流回國立銀行，國立銀行再把這些貨幣貸給資本家，並且兩方平分利潤，那麼，就增加了資本，即以民衆利益已質的貨幣——這正是資本集中的一大積桿，——對於民衆的直接支配權。

(II) 第二個最有名的提案是教育尤其是普及產業教育，我們不要理會這些愚笨的矛盾，說起這個矛盾來是這樣的。近代產業使複雜的勞動漸次量入比較單純的勞動上。然而因為是這種極單純的勞動，所以無須乎受何等教育了。

我們也不要理會近代產業把未成年的小孩都拉入機械勞動者，這不但是為的布爾喬亞階級亦且為的普洛特李亞自己的父親的收入源泉，工場制度學校法歸入無效類其例子。並且我們也不要理會若給勞動者以精神的教養，這是為勞動者的工資完全沒有影響的。教育是由一般生活的關係為轉移的。而且布爾喬亞之所謂道德的教育，即有產者的根本原理，其最後有產者階級不會給人民受真正教育的，即有這種機會恐怕也不許勞動者享受的。

有一個唯純粹的經濟觀點特別提出來說：

照慈善的經濟學者們講起來這種教育本來的意義是這樣的：勞動者因為新

的機械之使用或是因為分工之精密，由一勞動部門排擠出來了的時候，各勞動者馬上就可以習得許多部門的勞動就很容易很迅速的投向其他的部門去。

假定這件事是可能的。

其結果如果一個勞動部門的人多起來了，其他一切勞動部門的人也就同時多起來，而一種業務的工資下落，隨着就是比上述更直接的普遍的下落。

所以，既然近代工業到處使勞動單純化，又因為容易督特，自然一種產業部門之工資廉貴，馬上就把勞動者從這個產業部門中打退出去了，以至工資低下成為一般的特性。

從有產階級方面看來，有許多的緩和劑自然不能列入。

(III) 我們不能不把第三個提案提出來。這個提案實上促成非常的結果。
並且是繼續着前進的——馬爾薩斯的理論。

在這個全理論中我們只把我們必須考察的幾點提出來。

(A) 工資類隨供給對需要之比例為轉移。

工資可依兩重方法增高：

即在對勞動者的需要比對勞動的供給越急速的發增加，連勞動者的資本就起急速的發增加的場合。

又第二，即令資本不是急速的增加，勞動之間的競爭愈是微弱，人口的增加就愈是緩慢，因為這個緣故，一面生產資本的增加對於勞動者不生什麼影響，相反的一面，勞動之中的供給即勞動者之間的競爭，因為不育小孩故能減少。

把這種論調之完全錯誤，俗鄙及僞善的地方暴露出來，有下而數事：

(B) 「這件事¹生產力的增大對於工資不生什麼影響嗎？應該把這句話

加上去) 參照 1。

對勞動者的需要增加工資就增加，如果運轉勞動的資本增加了即生產資本增大，這種需要也必隨之增大的。

此時有兩點應該注意的地方。

第一，工資漲高的主要條件是生產資本的增加，是生產資本之極限的急激的擴大，在勞動者方面作為他們痛苦狀態的主要條件，因為上述的緣故就使勞動者的狀態對於資本家階級漸次的低下，使勞動者的敵人——資本——的力量盡量的擴大，即勞動者只是造出與他們對敵的力量，他們的對敵物，而且只有在這種強有力的條件底下才能保持他們的狀態。因為在這種條件底下造出與勞動者對敵的力量，由這種力量加與勞動者以作業手段，這種作業手段再使勞動者造出資本，擴大生產資本，把生產資本投放在促進了的擴大運動的橫樁上。

那麼，應該注意的事項就是，如果遇着這種資本與勞動的關係，致力乘主義者以其他的仲裁看來實在滑稽得很。

第一 把這種關係一般的解釋了之後，尚須加上第二個主要的要素。即是生產資本的增大究竟是一怎樣的一回事？是在什麼條件底下實行的？

資本的擴大和資本的蓄積及集中是同樣的東西。資本愈是蓄積愈是集中就愈促起一個較大規模的勞動及因此而更單純化的勞動之其他分工，因此又引用更大規模的機械和更新的機械。

即是生產資本愈益擴大勞動者之間的競爭就愈益激烈。否則分工愈益單純化各勞動部門內無論何人都很容易工作。

前者矛之間的競爭之激烈必須與機械以同一比例而擴大。生產資本的蓄積與率漸次使生產規模擴大。因此供給資本之間的競爭底下貨幣利息漸次下

落，因此惹起下述之二項事項：

全業者^{階級}與大企業競爭而沒落，由布爾喬亞階級的構成部分墮入勞動者階級的陣營來，勞動者之間的競爭，由小生產者之沒落而激發，這種沒落與生產給下不解緣。

同時因為貨幣下落的緣故，以前不參加產業的資本家不得不產業化。即不能不導入大產業的新戰爭中去犧牲。就這一方面說：勞動者階級也會增加，勞動者之間的競爭也會擴大。因為生產力的擴大產生更大規模的勞動，一時的過剩生產很為必要，世界市場更為擴大而且恐慌在世界市場的競爭中愈為激烈。勞動者添加了結婚與生殖的突然激增的手段，使勞動者們集積於更大的羣衆之中，而且勞動者的工資更大激烈。那麼應有的新恐慌直接喚起勞動者之間的競爭甚於往昔。

通常隨着最快的交通手段促進了流通行程，狂熱的資本交易，而擴大的生產力就在同一期間內能夠生產較多的物品，所以競爭的法則必然產生較多的產品，即生產愈在困難的條件底下施行，而且因為不堪這些困難條件底下的競爭不得不行使更大規模的勞動，資本也不得不漸漸集中於更少數人之手。因為要使這種生產在大規模的勞動底下收得效果，就不得不使分工與機械不斷的而且過度的擴張。

在比較困難的條件底下的生產，與當作資本之一部的勞動者也有關係。勞動者在比較困難的條件底下即對於更少工資與多勞動之更低的生產費，不得不生產更多的產物。因此最低限度本身更為減少而生活享樂降低到最低限度以下。然而努力工作也更強起來。

而且生產力的擴大使資本的支配力強大，對於勞動者則由機械而使之單純

化。又因擴大了的分工與機械之應用，因為形式上附加於機械生產的比增金
Prante 因為行將沒落的布爾喬亞階級之間的競爭，使勞動者之間的直接競爭愈
益激烈。

我們可以用一個最簡單的公式來說明，生產資本是由三個構成部分而成立
的。

一、精製過的原料

二、如機械及石炭等之機械運用上所必要的材料建築物等。

三、為勞動者的生活上一定的資本部分。

然則當此生產資本增大的時候，構成這個生產資本的三部分之間的關係怎
樣呢？

生產資本的集中與生產資本的擴大是相結托的，又生產資本的集中，與只

有在大規模的生產上才能獲得利潤的生產資本這件事是相結托的。

資本的大部分像這樣化於勞動的器具裏而且勞動器具行使的生產力越是擴大，則轉化於機械的資本部分也就越發增大。

伴着及分工的擴大，在較短的時間內能夠生產同樣或較多的產品出來。因此原料的貯存也必隨之增加。由生產資本的擴大轉化於原料的資本部分必然擴大，留下來的，只有為勞動者生活上決定的部分，即代替工資的生產資本的第一部分。

然則生產資本的這一部分擴大對於其他兩部分有什麼關係呢？

不是不均衡的算術而是高於幾何學的。(註)

(註：這一句是馬克思後來加上去的)

隨着較大的分工而起的是一個勞動能敵三四個勞動者從事生產。其結果使

機械以同樣的狀態在大規模的使用。

首先自然明白的事項就是：如果純化於生產及原料的生產資本部分之擴大，不是伴着決定工資的生產資本部分同樣的擴大。在這種情形底下，機械的使用及更為擴大的分工之目的歸於失敗。因此自然發生的事項就是決定工資的生產資本部分與決定機械及原料的生產資本部分，不以同樣的比例而擴大。不但如此，並且生產資本即資本上的資本力越是擴大。則與比例于此的機械及原料上使用的資本與工資上所先墊的資本之不均衡亦隨之擴大。決定工資的生產資本部分比較使用在機械及原料上的資本部分漸次更為縮小。

資本家在機械上投放了最大資本之後，就不得不以最大的資本使用於原料及機械的運轉上所必需的原料購買上了。然而如果資本家以前是雇用一百個勞動者的，現在恐怕只須雇用五十個勞動者就夠了。否則資本家恐怕要把其他部

分的資本增加二倍，即將不均衡的程度特別加大起來。資本家不是把五十個勞動者辭退，就是以五十人的同額的價格雇用一百個勞動者。因此，市場上就發生了過剩的勞動者。

變化過（改良過）的分工只有使當作原料的資本部分增加。恐怕一個勞動者能夠代替三個勞動者咧！

然在最便利最良善的情形底下，資本家不但能夠維持勞動者的數量。增加勞動者的數目以擴大他的企業，這樣一來，因為勞動者或是同前一樣或是增加的緣故，生產必定大為增加。而且勞動者數量的比例在對生產力的比例上呈現相對的無限的擴大的不均衡。過剩生產因此而促進，而且在相繼恐慌的時期比以前更多的勞動者行將失業。

因為這個緣故，轉化為機械及原料上的資本部分即資本上的資本，由生產

力的擴大而失其對於決定工資的資本部分的均衡。換一句話說：勞動者比起生產資本的全部來就次第分配於較小的部分。勞動者之間的競爭更為激烈。這就是說資本與勞動之關係的性質上必然發生的一般法則，更加詳細的說：只要生產資本一擴大，勞動者的作業手段及生活資料就比較的減少。也就是說勞動者的人口對其作業手段的比例上增加了。

如果上述的不均衡不消失，那麼，生產資本必然以幾何級數而增加。在增加過後的恐慌時期，整理或改造資本必然的使資本更擴大。

純粹由勞動者對資本的關係所起的這種法則，由於上述的緣故，在勞動者方面最便利最良善的狀態裏——只有資本急激的增加勞動者的狀態才會惡劣——所發生的這種法則，是藉着布爾喬亞由一個社會的法則轉化於自然的法則的東西，其所以這樣說的，就是勞動者的人口依自然法則是要比生活手段及作

業手段更為激烈的增加之緣故。

勞動者不能理解在生產資本的增加之中含有這種矛盾的增加的事項。

我們要把最後的這種法則討論一下。

生產力特別是勞動自身的社會能力，不是報酬勞動者的而是反抗勞動者的。(註)

(註：這一句是馬克思後來加上去的)

(C) 第一個不合理

我們已經知道，如果生產資本擴大——是指經濟學家們作為前提的最完善的情形——或者說，如果對於勞動者的需要擴大了，勞動者的作業手段不會比例如於生產資本而擴大。並且唯其具有生產資本同樣的條件，所以使勞動的供給與需要之不均衡急劇的擴大。換一句話說：生產力的擴大同時使勞動者與其作

業手段的不均衡擴大的事情，是存在於近代產業的特性與資本的性質中的。如果這件事不是依存於生活手段的增加的，就不是依存於人口之增加的。就其本質觀察是由大資本的性質與資本及勞動的關係而發生的。

但若生產資本之增加緩慢，或生產資本停滯或減少時，則勞動者的數量比對勞動的需要常大。

在兩種情形底下，一種是最便利最良善的情形，一種是最惡劣的情形，勞動的供給從勞動與資本的關係以及從資本自身的性質發生下面的結果，那對於勞動的需要必然的增大。

(D) 勞動者階級不得不節制生育的場合，勞動者的狀態反而以慾爲至要的享樂專在這一方面發展。

布爾喬亞除壓下勞動者的生活資料之最低限度以外，更制限勞動者的再生

產數的最低限度。

(E) 但布爾喬亞紀不求這忠告的真髓，這是下面的事實可以證明的。

第一，近代工業以小孩替大人，於是從小孩所生產的價還金中分利。

第二，大工業必然招致過剩時期的失業勞動者的產業預備軍，通常布爾喬亞對於勞動者的主要目的，實在就是想把勞動商品以最低廉的價格買入，但是這種事情只有在勞動商品的供給對需要的關係非常之大，即在極限的人口過剩的時候才為可能。

所以過剩人口是布爾喬亞的利益，而且他們以他們所知道的對勞動不能實行的事項給勞動者一個忠告。

(F) 資本只有在勞動者運轉的場合才能增加，所以資本的增加包含着普遍階級的增加，而且像我們所知道的，從資本與勞動關係的性質上，無產階級

的增加事相對的而且是急速的。

(G) 是上述的理論在自然的法則上是人口的增加比生活手段的增加快些，既有這樣不好的表現，那麼，這種理論就能鎮定布爾喬亞的良心，使他們的慘酷變成道義，使社會的結果變成自然的結果而且為布爾喬亞所喜歡，最後布爾喬亞把冷靜的飢餓，不動熱情之沒落當作自然的事情去傍觀，在另一方面，他們把無產階級的貧困當作無產階級自己造出的罪惡去觀察而且加以處罰的機會，無產階級實際上可以把自然的本能由理性去壓制，而由道德的監視可在有害的發展行程中妨礙自然的法則。

(H) 救貧立法可作這種理論的應用來觀察。一般的礦業工作房的赤貧。再是為文明內部的製粉車。野蠻狀態重復出現，這是文明本身胎胚中的產物。屬於文明的，因此，瘤病的野蠻。勞動者夫婦的分離。

四 我們現在簡單的把那些認為勞動者的狀態可由他的工資決定上改善的人們所說的話引來看看。

普魯東

五 最後慈善的經濟學者關於工資的言論之中有一個的見解可以說一說。

(8) 許多經濟學者之中特別只有羅基作下面的分析。

工場主對於勞動者不過是扣掉他的生產物的分額，因為勞動者不能等待他的生產賣却，如果勞動者自己能夠賣盡他的生產物，那麼，他們後來的組合員的生產物的分額就要貨幣化，也就和本來的資本家與產業資本家之間一樣。而且勞動者分額恰恰採取工資的形態，這是偶然的事，是投機的結果是演奏生產行進的配脚，而形成其自然的要素之特別的行為的結果。工資不過是現在社會

的偶然形態，不是什麼生產上必須的要素。在別的社會組織之下就會消失。

(b) 如果勞動者不靠直接出賣他的勞動而能生活，而能儲蓄他的勞動，
即是如果一切勞動者同時又是資本家，即是因此沒有工銀勞動者之對立物的資
本——沒有工銀勞動資本不能存在——作前提的時候，就沒有工資的形態。

(c) 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工資不是有產者的生產上偶然的形態。但是
全有產者的生產是一時的快要過去的歷史的生產形態。其全關係，資本，工
資，地租等統是一時的東西，發展到了一定的時候就要消滅的。

七 勞動者協同

人口理論有一個機能，即是這種理論能使勞動者之間的競爭減輕，協同
(勞動組合)的目的在以勞動者之間的團結避免他們的相互競爭。

反對協同的經濟學家說：

一 勞動者負擔協同的費用比勞動者所希望得到的收益更大。經過久長的時間之後，他們就失去抗敵他們的競爭的法則。這種組合喚起新的機械，新的分工於一切生產場所。這一切的結果得到工資的減少。

二 如果在一個國家的利潤比其他各國平均利潤顯然低下而組合尚能抬高勞動的價格，或是，如果資本愈是妨礙組合的擴大而組合愈能抬高勞動的價格，其結果就使產業停滯或退化，而且勞動者與其主人一道滅亡。為什麼這樣說？像我們所知道的，因為這是勞動者的狀態。勞動者的狀態當資本擴大時就飛躍的惡化。但若當資本減少或停滯時，勞動者就會開始滅亡。

三 我們已經說過的，這些經濟學者各有各不相同的議論，然而只有在他們的眼中看來，如果把這種組合看為主要的東西，即是工資的決定是現實的緊

要，如果工資與資本的關係是永久的，那麼，這樣組合就違反事物的自然而滅亡。但是組合是勞動階級團結的手段，是對隨着階級對立而來的舊社會崩壞的準備手段。在這個立場上去觀察有產階級的學校教師正是好笑極了。他們把市民戰爭打敗的死傷者及為市民戰爭化費的金錢上的犧牲都計算在勞動者身上。要想討敵就不能計較與敵人戰爭所需的費用。而且勞動者不會怎樣偏狹的，能得最上工資的工場勞動，首先組織組合。並且將他們的工資之一部供給政治的及產業的協同設立費用。這些事實都是經濟學家們自己可以證明的。那些布爾喬亞的紳士先生們及他們的慈善經濟學者們，把許多的茶，火酒，及砂糖與肉計算在勞動者工資的最低限度內即生活資料的最低限度內，其慈善更深點的，就把對布爾喬亞的戰爭上若干費用一併計入，並及勞動者在他的革命的活動中所必需生活的草藥品等費也都計入勞動者工資的最低限度內，實在可恥實在不能

了解。

八 賃銀制的積極的方面

最後尚有賃銀制的積極的方面應該注意。

(a) 人們把賃銀制的積極的方面放在口裏講的時候，總以爲是資本，大工業，自由競爭，世界市場的積極的方面。所以以爲沒有這種生產關係爲無產階級之解放及新社會的建設上的物質的手段就不能創立。並且無產階級不能團結和發展，對於新社會的革命精神，這是不待分析的工資的平均化。

(b) 我們自己最需要的就是使我們的活動完全成爲商品微頭微尾的賣却確是使我們的工資增高。

第一，此處完全失其家長之點形成唯一的買賣關係，貨幣關係形成雇主與

資本家之間的唯一關係。

第二，神聖的外觀之所以從一般舊社會的一切關係脫離出來，因為這種關係解消於純粹的貨幣關係之中了。

同樣，一切所謂高級的勞動，精神的，藝術的等勞動一變而為商品，因此就失去往昔的靈感，僧侶，醫生，法律家，宗教法律等，只有漸次由牠的交換價值而決定，這就是說沒有偉大的進步。

第三，勞動成為商品而且商品一投入競爭的場所，人們就努力的以最低價即最低生產費生產這些商品。一般的說來這就是一切肉體勞動者之所以為強力的社會組織變成極容易極簡單的緣故。

社會科學名著

自由貿易問題

馬克斯著

實價四角
譯者筆墨譯

學生底馬克思

愛德華著

吳曲林譯
實價六角

社會主義的農業理論

宓爾都汀著

翻君榮譯
實價四角

政治經濟大綱

瓦里夫松著

王榮子譯
實價八角

蘇俄農村生活

Karl Pöhl著

陳洪達譯
實價七角

蘇俄新學校

威爾遜著

易通譯
實價七角

蘇俄革命與宗教

Julius Hecker著

甘大新譯
實價六角

辯證法唯物論

狄慈根著

柯柏年譯
實價五角半

自由貿易問題

(全一冊)
實價四角

著作者 馬 克 斯
譯述者 鄭 鍾 懿
出版者 上海聯合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上海聯合書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0.3.20. 初版
1—1500

